



金屋月刊

邵洵美 章克標 編輯

第一卷

第六期

版 權 所 有

	每	月	一	期	
每	期	二	角	八	分
半	年	一	元	五	角
全	年	二	元	八	角
郵	費	國	內	一	分
		國	外	四	分
	十	八	年	六	月
					出 版

金屋第六期

- 1 主觀與客觀.....再生
- 2 母親.....荆蘊
- 3 不要不愛狗.....浩文
- 4 賣歌歌.....叔蘊譯
- 5 春曲.....章克標
- 6 跑狗場之夜.....虛白
- 7 夏夜的 Fantasia.....朱維基
- 8 鐵廠主..... Ferenc Molnar 著.....叔蘊譯
- 9 布爾塞維克的藝術.....T. Dreiser 作.....漢奇譯
- 10 烏賽羅.....莎士比亞著...朱維基譯
- 11 介紹批評與討論
- 12 金屋談話

主觀與客觀

再 生

一切的藝術，分屬於二種原則之下，就是主觀的態度和客觀的態度。所有一切的表現，在這二種所屬之中，必是屬於其中某一種的。當然，我們所要說的詩，也逃不出是這二種所屬之中之一。所以對於這一點的認識，應當使牠分明，到究極到徹底要追求出個結果來。所謂藝術上的主觀的態度是什麼？客觀的態度是什麼？在此，開頭就明瞭的一事，是主觀意味着“自我”客觀意味着“非我。”

因此，一般的常識，已經由極單純的見解來解釋牠

了。就是看表現的對象取於自我，或取於自我以外的外物而叫做主觀的描寫或客觀的描寫。但這解釋極為淺薄，不能成為真的說明，是很明白的，倘使照那樣子，那麼以自身為模特兒的畫家，所謂自畫像，該當永為主觀的藝術的型典。但世上並不會這樣荒唐無稽。同是自畫像之中，有主觀的態度的畫風，也有純客觀的態度的畫風。在畫家看來，模特兒是自己或他人，沒有什麼大關係的。文學也是這樣子，寫作者自己私人生活的，未必就能說是主觀的文學。或有淺薄的解釋者，以為用第一人稱的“我”來寫的小說類，都是主觀的文學；那麼倘使在此等小說中，若用“他”字或張三李四等別人的固有名詞代替了“我”字，這只不過是文字的不同，難道主觀小說就變成了客觀小說嗎？

凡是有常識的人，決不會有這種荒謬的想頭。在某一篇小說中，不論主人公是“我”是“他”，在為文學的根本義上沒有分別，某一作家若以冷酷的科學的態度，由純批判的見地觀察自己，振起寫實主義的解剖刀，展開自己的解剖圖，那還可以說是主觀的描寫，主觀主義的藝術嗎？這

時的模特兒雖是自我，而實在却是客觀描寫。反之，若某作品是以自己以外的第三者或自然外界的事件為描寫的對象，反而時常有可以看做屬於主觀主義的。如雨果，仲馬的浪漫派小說，雖寫廣泛的人生社會，而其為主觀派，則有定評。反之日本自然派小說的大部分，是以作者自身做模特兒的純“我小說”，但當時文壇的批判，則以為是客觀文學的代表。

那麼主觀與客觀的區別，並不一定在對象的自我與非我，是有更深的意味，在根本的所在。此地最先所應提出的問題，是所謂自我是什麼的一個疑問。主觀倘是自我的意味，則此問題的終極點，必定非達到此點上不行。自我是什麼？第一，明白的，自我的本質不是肉體。因為畫家可以把自己的肉體映入鏡裏，作為一種客觀的存在而描寫。還有自我的本質，也不是記憶中生活上的經驗。因為有許多的小說家，以自己的生活經驗做題材，而用極客觀的態度來描寫。

那麼，自我是什麼呢？至少，心理上意識得到的自我的本質是什麼？對於這個困難的大問題，恐怕什麼人都不

能容易回答吧。幸而近代的大心理學者詹美士對於這點已經有了判然的解決，明白的回答。說，在同一寢室之中，甲乙二人一同睡着；朝晨甲醒來時，如何區別自己的記憶和乙的，因為自我的意識是溫感，是有親熱的感，非我的記憶是冷感，始終是不關痛癢的感覺。自我意識就是溫熱之感。（詹美士意識之流）

從詹美士的這個解釋，我們才能自覺在意識中的自我的本體，自我實即溫熱之感，非我是不伴溫熱的冷淡而不關痛癢的感覺。所以一切伴有溫熱感的東西，在我們的言語中叫做主觀的。然而溫熱感之所在，因牠自身即是感情（包含意志），故所謂主觀的態度，必然有感情的態度的意義。反之在缺乏情味而以知的要素占勝的，因其冷感之故，叫做客觀的態度。例如看見可憐的小動物受着虐待而起哀憐的情用感傷的態度來看的，可以說他的態度是主觀的。反之，取無關心的態度，用冷靜的知的眼光來看的，是客觀的觀察。

這裏，我們又想到了平常一般解釋此種語言的樣式。一般人以為主觀即是執着自我的態度，客觀是離開自我

的態度，對於這樣的思想，誰都以為是不錯的。不過仔細想想，恐怕世上再沒有比這更奇妙的思想了。人們倘使不懂那分身法的魔術，實際上決不能自己離開自我那種怪戲法。不過，大家以為這是很當然的思想，是因為在這裏的“自我”是指着“感情”的意思。所謂離開自我的意思，就是排除感情的態度而取理性的冷靜的態度的意思。反之所謂“執着自我”是取感情的態度之意。

這樣說來，“自我”與“感情”二詞，在心理上是異詞同義的。所以凡是主觀的必定是感情的，如前例所示的雨果的小說等等，都必然是感情的。不管他所取的題材是外界的自然及社會現象，批判總說牠是主觀的，因為表現的態度是感情的，通過了作家的情緒和道德感而很情深地來看這世界之故。反之自然派的小說，雖則寫着作家的私人生活，一般評之為客觀的，因為牠描寫的態度冷靜，而用知的沒感情的觀照之故。所以藝術上的主觀主義是說強調着感情意志的態度，客觀主義是排情意而用冷靜的知的態度，無關心地對於世界的觀照的一種態度。

因之，總是這樣說的，客觀一定是冷靜的客觀，主觀

一定是熱烈的主觀。倘使是相反的“冷靜的主觀”和“熱烈的客觀”，在世上無論那一種語言裏都是不成爲說話的。熱和主觀是同一意思，冷和客觀是同一意思，所以一切主觀藝術的特色是溫感，一切客觀藝術的特色是冷感。在許多藝術品中，這二種態度成爲明顯的對照而出現。我們到處可以看到的。

母 親

荊 蕙

天上又刷了金，地上又漆了青，
沒有母親的最怕看見有母親的人們。
“誰也不會忘掉你，的母親，永生的母親，
“我們身上總留著你一些踪形。

“說是你晚來會把星來當作燈，
“說是你常會乘著月光來看你的兒孫；
“那麼別忘了讓我們都看你跨上青雲，

“讓我們都知道你已做了仙人。

“我不信菩薩，但是一定有尊佛，

“會在天宮裏指給你一條路去找快活。

“要是你能找得到鳳凰，啊，最好是白鴿，

“千萬別忘了寄封信給你小黑。”

不要不愛狗

浩 文

跟著潮流

怕是往家鄉走

黃昏在後頭

帳子 褥子 被頭

儘有的是綢

我愛狗

酒 天天有

就怕你要走

香能送掉臭

你總是我的朋友

唸詩 喝酒

不要不愛狗

賣 歌 歌

Adelaide Crapsey 作

叔 衡 譯

我的歌是出賣的，好先生！

我求你買了吧。

這裏一首能賺到女人的眼淚，

這裏一首能使她歡喜，

這裏一首能叫愛你的始終愛你，

一天復一天，一年復一年；

好先生，我求你買了吧！

不，不，他不要買。

我的歌是出賣的，好小姐！

我求你買了吧。

這裏一首會教你 Lilith 的艷藝，

這裏一首會教你 Heler 的秘訣，

這裏一首會使你金黃的髮能永遠金黃，

這裏一首會使你蔚藍的眼睛永遠蔚藍；

好小姐，我求你買了吧。

不，不，她不要買。

假使我能有一天發了大財，

我再不要將我的詩去叫賣。

我再不要將我的詩去叫賣。

春 曲

章 克 標

春天正是在燦爛的絕頂，春天正是在繁榮的峯巔。

春陽，春風，春香，春意更充滿了這平和已經恢復過來的春郊。聽呀，這鑼鼓聲的喧天鬧，這笙，簫，胡弓，拍板響遍了柳枝梢，更在菜花頂頭豆苗瓣上麥葉尖端儘跳。香在風裏舞，也有了陪奏的曲調。人醉了，人醉了，在這春郊大路上的人潮！

繡旗，彩傘，五方，臺閣，香供，武衣，……各色的故事，一隊隊斷斷續續地依了路由過去，和風響着馬鈴。人

喧和了樂聲，在這青金色的太陽光底下，十足表出了一派田野的平和景象。桑葉將展的苞，桃李欲謝的花瓣，初來的燕子，新綠的柳條，高金般的菜花，蝴蝶般的豆花，綠油油的麥苗，一碧如茵的嫩草，佔滿了春郊，填滿了春郊。還有大路上的人潮。

人呢，爲祈家宅平安，爲祈蠶花茂盛，爲祈生意興隆，爲祈萬事如意，做這個對於神佛的虔誠的祈求，執了香巡這會路的一周，執了仗儀，執了鑼鼓，執他們所認爲適當的東西，參加這爲神佛效力的盛會，擁護了神靈所憑依的泥塑木雕出來巡行；還有呢，爲舒散這年中的結鬱，爲享受這春光的美滿，爲得着和許多人聚在一處的欣悅，都從紡車的橈上，織機的板上，從田圃裏來，從桑地裏來，也有從小商店的櫃檯上來，從書塾裏的板櫈上來，從牛背上來，從繡花架邊來，都來參加這春的盛會。年老的，年輕的，男的，女的，時髦的，村俗的，姣的，俏的，村的，粗的，美的，醜的，雄糾糾的，文縷縷的，都站在路旁，擠在街頭，貼在人潮邊緣，投到人潮中間。

美玲美姑娘，一早就打扮得姣俏俏的，跟着三兩個女

伴上街來看熱鬧了。新上脚的玄色緞鞋，配着一雙淺綠色的線襪，藍大布拷花的單褲，青杜絹的夾衫，配上一副嫩鬆鬆春雲微展的白裏泛紅的俏臉龐，一雙水汪汪秋波傳神的烏溜溜的活眼珠，頭頂載覆着黑漆光亮的髮兒，梳了個蟠龍髻貼着後頭，真出落得水仙花一般兒嬌嫩，玫瑰花一般的香豔，儘管她的伴淘搽得粉白白，花露水噴得香香，衣衫也比她光鮮，總比不上她美生天然。碰見了她的人，眼總被她的美勾攝住了，異性的在眼裏欣慕之色，同性的在心底燃起羨妬之炎。

在街上，人已經聚得很不少了，便有認識的和不認識的過來，有意也裝得無意似地和她閑談賸扯，都貢上讚諛，都奉獻諂媚，都端上笑眉笑臉。她也只若即若離地對答或者沈默，展顏或者蹙眉，也發無邪氣的大笑，也發狡滴滴的薄嘖，更有凜嘖嘖的叱嗟，或竟沈下臉來不睬。

午後，天氣更加溫暖了。美姑娘回家裏吃過午飯再出來，換過了杜綿綢的紫色單衫，更加顯出她的一派好身段。水花蛇般的腰兒，藕弓似一般的手臂，芙蓉花般的襖兒，整個是靈活的全身子，走在路上像一頭騰快的羔羊

在嫩草叢裏巡遊，像一尾金魚在水藻中遨遊。

走在路上的美姑娘，一回兒被捲進了人潮中間，她不見了她的侶伴，可是又像一切都成了她的侶伴，這風中的花香，這悅耳的音節，這誘人的色彩，這散佈在大空中的春天的感人心情的一切，使得她整個身子整個靈魂，醉迷迷軟洋洋似的沒有了主宰。那許多年輕的男子，真是多好看，那健康而強壯的身體，像牛一樣強健，像馬一樣美麗，又是多柔和可愛的笑容和眼波。她走在日光底下，走在菜花的田圃中，受着馨風的扇拂，受着青綠的勾引，不覺心中飄蕩蕩起來。覺得時時有許多男人的眼，集注到她臉上，服中，胸口，腰際，他心上不住地跳蕩，臉上也微微泛起些紅霞，却又覺得是很適意很鬆爽的樣子。她輕輕搖動腰肢，花枝展招般走去，前面是男男女女，後面是男男女女，走在這大路上。蜜蜂在菜花叢中嗡嗡，水鴨在川水旁邊呷呷，燕子在天空裏斜來斜去，狗靜靜地躺在屋緣底下，這平和恬靜的鄉村景色呀！

她恍惚地如同從夢裏醒來，見一個異樣漂亮的男子站在她的肩邊，她心上又不住地怦怦，她耳根子上更

熱得不堪，她忘了大路上鬧熱的一切，她又驚又喜又愛，却急得開不出口來。她認識他是誰，她在街上也不知見過他多少回，她也接到他過許多笑臉情眼，她也回答他過無數的淺笑微媚，也交換過‘吃了飯？’‘天氣好！’的閑談，只有心曲不曾流出口邊。

‘天熱極了。美姑娘，那邊樹蔭下站一回吧。’

她纔發覺了已經被人潮衝到了離街市一里多的社廟近邊了。這地方只有紅牆的廟宇，以外是桑地水田無限地展開，廟屋邊不知是誰家的墳場，倒有繁茂的蒼松翠柏很是清涼的樣子。說話的人的手，指向那松柏底下。

‘真熱呢！’美姑娘用手抖她的衣角，仰了頭看着松樹，髻髻心理安靜下去一些，並在他肩下站着。他的眼光不住在他身上面上盤旋，却又低了頭，顫動着嘴脣，又發不出聲來。一回兒紅了臉，一回兒搔着耳，又背了手低着头，蹣跚起來躊躇起來。這個少年也是感到了春的生命躍動。

又是簫鼓的聲音來了，是一堂的故事經過。

‘青哥，過去看呀！’她拉了他的袖口。

‘就站在這裏也看得見。’他乘勢捉住了她的手臂，就把她的手握在手裏。

她靠到一顆大松樹的幹上，他也旁着她，那松樹在頂上散開枝條，如同一柄大傘遮擁了他們。這實在是一個清涼的所在，近邊也自然還有別的人躲蔭，他們可是不管這些，只顧享受這沈默中的歡醉。可是沈默終於不能保持了。

‘美妹，你——你今天真齊整！’照例是男人先開口。

‘嘻，你儘說鬼話。’

‘這裏墳場裏，自然有鬼話，而且我也着了鬼迷。’

‘呸，你這壞東西！’

‘啊，你這好寶貝，美妹，你……’

‘什麼？’

‘你……’他的眼光直注射到她的眼裏，‘我……’

‘什麼，你，我，嘻！’

‘啊，美妹，你懂得。’他又突然握住了她的手。

‘什麼事哩？’他突然漲紅了臉皮。

‘美妹，我愛你呀。’

‘什麼？我不懂。’

‘我喜歡你。’

‘我也……’

她頓住了口，低了頭，儘弄着衣角。香風軟綿綿地撫摩樹梢，日光和煦地貼着地面，笙簫的吹奏又從遠處飄來，銅鑼也斷斷續續地響着，正像全是爲了他們兩人慶祝。

‘你不要拉拉牽牽。難看！’她掙脫了他的手。

‘但是你要答應我。’他又要拉她的手。

‘對你說，嘻’她避開他，回轉了頭儘笑。

‘美妹，美妹，你聽我講，……’

‘不要聽，不要聽，你明天這裏來看戲？’她問。

‘你來時，我也來，你來？’

‘我不知道，不知道。’她閉上了眼睛儘搖着頭。他却出其不意地給了她一個接吻。

‘喲！你好，壞人！我要和你過不去。’

‘好了，你親還我吧。’

‘不行！你可惡，這樣胡鬧。’她抓他的手，打他的肩背，頓她自己的腳。

‘哦，不要鬧，你看，很可怕的五方鬼來了。’

鋼叉嗆嘖嘖和藪藪的銳呼，如同每個城隍廟東嶽廟中的兩廊四班的裝束，許多舞動那明晃晃的鋼叉的裸體漢子，在大路上行過，她就靜了下去緊靠在他的肩邊，他趁這機會又得和她絮絮地談話了。

★ ★ ★

青汀是鎮上的一個青年，在中學校畢了業之後就株守在家園，他們本是鎮上的大家，却因為他父親多抽了幾筒雅片煙而中落了，中落的結果致使他讀過了中學便不能昇學，住在家鄉原沒有什麼事情做，還是昏昏沈沈地過他那種胡塗的日子。照理是該結婚的時候了，但是因為他家道一衰之後，在拜金的時代思潮之下，高不攀低不就地就延擱了下來，他還是訂的婚約都不曾有。他自家對這件到也不十分着急，因為他青少年的浪漫的熱情還很芳烈，有種種夢想在他腦中迴旋，而且日常銷磨有許多同年輩的朋友往來，喝酒打牌空談過着那大少爺的生活。

他家在鎮上開張着一片京廣洋貨附帶布疋的雜貨店，他也時常在店中閑坐，到那店裏美玲也來買東西，他

看見過她不止一回。他一見就愛上了她，只一心等着可以下手的機會，總三言兩語地和她打訕，這樣打動得她心上也有了他，他總是這裏的小東，在她眼中也有些欣羨。

美玲原不過是一個近村農家的女子，父親是一個種田人，她哥哥也只知道種田，她的日常工作是織布紡紗幫着母親做飯。但她有天生成的一副美貌，在鄉村人家像從污泥中透起來的白蓮花，相貌的端麗，膚色的白皙，肌理的細緻，行動的文雅，比之市裏的大家閨秀勝過三分，沒有矯揉造作，發揮自然的天趣，使她不自覺地成了至上的美人。她在這村中成了不知多少青年的對象，崇拜的標的，但是她的身體已經從小許定了人家。

今年是十七歲正好的年紀，新春正月裏年酒的席上，也曾由做媒人的姑夫提起了男家有想在年內成婚的話，却被母親推說年稚把提議打銷。男家也是相當的農家，但她總不高興，就因為是農家，口口聲聲說這弄泥土弄肥料的生活已經設了，每在市街上看見了花花綠綠的景像，總是忘却了要回家。

這也是她命裏魔星高照，幾次被青汀的三言兩語把

心打得潑潑跳，也覺得青汀真不愧是鎮上美少年，比她鄉下的青年正像天仙比泥牛一般。她以後每到街上，不看見青汀的面心裏總不安，不和他答幾句話心裏總不快。她也不存心想要怎樣，莫名其妙地覺得青汀可愛，而且也隱隱地覺得青汀也愛她也在想接近她。

從看會的一天，二個人有了那一番交涉，講了許多知心話之後，美玲心中更加深深地有了青汀這個人。她夜夜做着好夢，每天早晨上街去時，總因為接到了他的微笑調笑而心上異樣地舒服，坐着織布的中間也時刻回想那個甜味，會不知不覺停了手的動作。現在她又特別注意到自己的樣子起來，穿着的衣裳，走路的姿態，說話的聲調，她越留心，愈覺得難了。恨她的鏡子太小，只能照見半個面孔，又嫌他的衣裳不好，怪爺娘不給她做，也借機會尋事鬧了，心底還暗暗裏怨着不出生在和青汀是門當戶對的人家。從此做生活也少了耐性，一有人來邀約她立刻跟了上街去，不像以前那樣地勤工了，但她的爺娘却不曾注意到這些地方。

爺娘都是已經癱鐘的老人，娘是眼睛不清楚一切家

務等項還要她幫忙，爺是耳朵有毛病，吃只了飯食一個午睡，晚上喝過一杯酒之後，更加閑事不管。只有一個哥哥，却在田畦裏地塊裏做工，即使空閑時也去近村的相好女人身邊走動，沒有工夫來注意這阿妹的身上種種。還有個小妹子，不懂什麼事，却可以在她上街去時替她看門，一個小弟弟天天上小學去念書，也不來麻煩她。因此她是一個很有機會自由的身子。

★ ★ ★

隔壁的張二嫂來邀美姑娘上街去，美姑娘就從布機中走了出來。從她們的楊柳村到街上不到半里路程，路的兩旁都是桑地，桑葉有的已經是展開來像手掌心大了。走在路上的二個女人閑話：

‘美弟，你家寶寶已經要收了麼？’

‘沒有，總要明後天吧，你呢？今年看多少？’

‘我只看了半張蠶種，明天總好收吧。這桑葉到也像樣子了。’

‘真的。早的人家，恐怕昨天今天也有收的。’

走到了鎮的市梢，張二嫂却先進一家理髮舖坐了，

也許算是借來休息，實際却要與那個理髮師阿二多談幾句話。又因為她今天的伴淘是近村有名的第一個美人，她也存心借來誇耀，這理髮師阿二是她的相好。美玲起初心上有點不高興，雖則跟着進來坐了。却因為那個理髮師阿二灌了她幾杯迷湯，稱讚了她幾聲美貌，她雖則啐了他一口罵了他幾聲，却也心中歡悅起來了。

走過了這短街的半段，她看見青汀靜靜地靠在當街的櫃臺上和那個小夥計金生談天，美姑娘自然對着他笑了，青汀也把有情的眼睛對答她。走近來時那小夥計金生喊道：

‘美姑娘，那裏去？進來坐坐去。’

於是青汀也順口招呼她坐一回去。

‘不坐了。’她回答，笑。

‘什麼地方去？’

‘跟張二嫂去賣布。’

‘那麼回來，到此地來，你還有點東西在這裏。’

‘唔。’美姑娘含糊答應心裏不懂。

美姑娘想不出青汀的話是什麼意思。她不想會有什

麼東西在他店中，但她也相信是他欺騙的謊言。她只是不懂，莫名其妙如同小鳥飛進了萬花叢中，只覺總有些什麼意思的，但是猜不出來。也許是他邀去談談天吧，只不過是這樣一件平常的事情，但是說東西總該有東西的，難道是什麼人家寄他轉交的什麼物事。也許是家裏的東西，不是自己的，那爲什麼又要說得那樣好聽，說你有東西呢。

等到看張二嫂賣好了布回轉到青汀店面前，美姑娘心裏還不會解決這個問題，也不會放開這個問題。她看見櫃臺上放着一個紙包，青汀一手接着，却招呼她進來，說

‘你上次托買的東西已經來了，來看看對不對你的胃口？’

美玲心想並不會托過他買什麼東西，可是也不作聲就走進去，回頭招呼張二嫂同上來。青汀滿面春風堆着笑說，

‘走裏面來看，可好？’一面把那紙包解散來，東西一件件搬出來說道：‘你看看，這物事物可好？這面鏡子很

準的，樣式也好，玻璃又厚，是頂新式的。還有這瓶香水也是頭號的香水精，只要滴一滴，可以使你一全日香氣不散。這雙襪子很好看，顏色又好又是絲光的，要不要穿穿看可嫌大小？這方花手巾越發好看了，捏在手裏，連人都會加了三分齊整。這些可都稱你的心？如其不對，我可以替你去掉換，反正此地天天有便的。

美姑娘被這些花花綠綠的東西逼得眼花撩亂，一想到青汀說是她的，更加神志昏迷起來，張二嫂更加是吃驚的樣子，連襪上貼的商標，香水瓶上黏的花簽都使她十分佩服讚嘆。美玲被青汀引着拿起一件件東西來看過，茫茫然不知怎樣回答才好。她實在不會托他買這些東西，但她不能自制地愛這些東西，最後她拿起鏡子來照照，只看見漲得玫瑰花一般紅的臉，心裏也像發喘的樣子，定了眼說不出話來。她還是愛不忍釋地在玩那幾件東西，張二嫂却問了，

‘美弟，這些真好呢！到底要多少錢呢？’

‘啊，錢麼？很便宜的。’青汀搶出來回答，順手拿過了算盤來，一路動着手一路說道‘鏡子七角三分二，手巾二

角一分六，香水精八分四，襪三角五分六，總共一元三角八分八。美姑娘，你交我的是不是二塊洋錢，那麼還有餘多六角一分二大洋。’他又探手到衣袋裏去拿出錢包來，一倒看只有錚錚鏘鏘的大銀元，他說‘啊，我這裏小洋沒有了，明天再找給你吧，省得我向店裏借。’

說了，他就把東西再包紮好成了一包，他交給美玲的手中，美玲是怯怯地接受了不說一句話。跟了張二嫂退出店門，她心裏是又驚又喜又愛，又有一點恐懼似的不安。她嘗到了戀愛第一次的味道，歡樂當中帶着抖顫的不安，快活裏包含着一陣莫明其妙的恐怖。

在鎮上又跟張二嫂買了棉花，纔同着回家。路上張二嫂問她，

‘你買東西化了這許多錢，家裏不責你麼？’

‘唔。’美玲是含糊地答應。

‘你爲什麼要買這些東西呢？錢用掉了，豈不可惜？’

張二嫂再追問一句。

‘唔。’美玲還是不得要領地回答。却又添加道，‘要做客人去用的。’

這樣，張二嫂就不往下再問，隔了一回却又問，‘那麼鏡子難道也是做客人用的？’

‘鏡子是本來原要買一面。’

這樣張二嫂再也不說第三句話，一同走回家裏。年紀早經不是小孩而且是很有閱歷的張二嫂，並不是就相信美玲的，她由她的言詞吞吐，起了疑心。這幾句話問她，原不過用來試探探美玲的口氣，她既不肯宣布出來，她自然也不好再去追求了。但是她心裏總疑心她和青汀有什麼關係，而且因為她的隱瞞，更加惹動了好奇心，她決心要一探這個究竟。所以她把棉花放脫在家中之後，就走到美玲家裏來。

美玲正在和母親閑話着，却沒有別人在旁。張二嫂進來，微微笑着，美玲很覺得心上不安，果然她開口問了，

‘美姑娘，你剛纔買來的襪子很好，再借我看看。’

這話使美玲更加漲紅了臉，張二嫂一看這情形已經心上了然，却不響專等她的回答，美玲還不曾開口，母親到先說了。

‘阿美，你又買了什麼襪子？怎麼瞞着娘，拿出來給二嫂嫂看吧。還有那面鏡子也拿來，只有五角洋我看到很便宜。’

美玲還是低了頭站着不肯走；張二嫂看她很可憐的樣子，所以再催一句。

‘美弟，快去拿出來，你買雙襪子，娘又不會罵你，何必瞞呢！快去拿來我看看。’

這回美玲才放下了捏緊的小拳頭，慢慢地轉身走入臥房去，停了一回，手裏拿了一面鏡子一雙襪子出來。張二嫂走過去接了，就極口稱讚起來。

‘真好，這面鏡子。照出來的像又準，樣子也好看，是配給大小姐用的，玻璃又厚，貨式實在好，大媽媽你說是多少價錢。’

‘五角洋錢，還不貴吧。’

‘五角麼？那總算很便宜了。西面李家的阿金，昨天七角洋錢買一面，還沒有這面好哩。大媽媽你照照看就知道，這鏡子是很準的。’

張二嫂把鏡子交給美玲的母親，又拿起那雙襪子來，

‘這雙襪真好，很好看的，又細結又光淨，美弟是要多少錢呢？’

‘三角洋錢。’

‘三角洋錢，你又用脫了，真不行。’母親有些叱責的口氣。

‘不過三角，倒是很便宜的，這樣子我也喜歡。我也想去買雙來穿穿哩。美弟，你幾時也去替我照樣買雙，可好？’

‘二嫂嫂也要學時髦了，哈哈。’老婦人笑了，從張二嫂手裏，接過了襪子，用看不分明的老眼仔細耽視，本來是有毛病的眼睛，在光線不充分的屋內看不清楚，却用那老衰乾枯的手指去撫摩，再回頭看着美貌的女兒，從心底湧起了得意的微笑。

★ ★ ★

住在美玲家隔壁的張二嫂是個二十八歲的小寡婦，她丈夫前年死去，留下了一男一女兩個小孩要她撫養，難為她用這纖弱的雙腕支持一家。本來家境原不什麼好，又是少了做工的男人，她倒不想招贅什麼後夫也不想改嫁，却做些紗布的生活，來渡這清貧的日子。小的兒子五

歲了，在家每天要她抱，女兒八歲却可以幫她看門戶了，有這兩個小孩解她的寂寞，反而比粗獷兇暴的丈夫在日多些自由歡樂。

這須明白，她並不是規規矩矩照古聖賢的道理替丈夫守節，她覺得這樣沒有丈夫的生涯來得合適，她也有相好的情夫二三個，說過的理髮師阿二就是其中的一個。這也是人生的當然，在鄉村中這些是公開的秘密，成不了她的恥辱。她除貧困之外，現在不感到什麼不足，而且她近來學會了織洋襪很可以增加她的收入，她還想將來等兒子出山之後總可以享福，所以很得定心地守着。

她當然比美玲什麼懂得多，她對於青汀和美玲這回便動了疑心，又回想到青汀近來時常在她大門口走過，更覺得疑心的合理，對於美玲隱瞞那些東西的緣故，她更加有把握，她斷定美玲和青汀已經有了不同尋常的關係，但她不知道他們從什麼時候起，也不知道已經進行到什麼程度，而且她很願意知道這些。

對於這件的結合，她心裏的感想是‘阿美到巴結上好主顧了’的一句話，她想那個大少爺的青汀總有些油水可

措，所以她一步也不肯放鬆地緊追着美玲，一定要到她家中來給她一點手段看，使她知道她們的事情已瞞不過她。她也沒有別的什麼心思，不過想在其中也措一點油水，就是美玲家裏境況也比她好得多，她捏住了這個秘密，不容美玲不時常照顧她。

美玲自然很不高興，對於張二嫂的好像要戳穿她的秘密那種舉動，她有十分的懼怕，但是她也沒有辦法阻止她。並且對於青汀這一件事的意思，也還摸不着頭腦，她真不知道如何對付才好。這晚上她想了一夜，也還得不出一個答案來。她所抓得住的一點，只是青汀對她有好意，以後的想念茫茫然如同走入了大霧之中，不能把捉住什麼。

正是昏昏沈沈地過了一夜的早晨，美玲走出去開大門，却正好張二嫂也起來了。她走過來道，

‘美弟，你早。’

‘二嫂，你早。今天爲什麼怎樣快活好笑？’

‘我真有一點好笑的事情要同你講了，你過來。’

她就執了美玲的臂膀，拉到她的屋裏，在一條榻子上

坐下了，湊過頭去輕輕地說道：

‘真有好笑的事了。昨晚上有個人來敲我家的後門，你可知道？’

‘呃？誰呢？’

‘這我且不對你說，先我要問你一句話，你要對我真實相告。——昨天青汀交你的東西。果是你托他買的麼？’

美玲却不發聲音呆了，面上又呈了紅潮。

‘說，不要緊的，我又不告訴別人，你對我說吧，是他送你的吧。’

‘我也不知道，我却沒有托他買什麼。’

‘如何！這就是他送你的了。’

‘爲什麼？我不懂，莫非他記錯了人麼？’

‘不是，決不會的。那是他送你的東西。’

‘誰要他送什麼東西，也沒有送我的道理。’

‘不必假撇清了，不是你已經拿來麼？’

‘但是，我不懂呀。’

‘告訴你，是他看想你了，看中你了，像你這樣好看，我也是歡喜的，無怪他要轉你念頭了。’張二嫂輕輕說，望着

她微笑。

美玲站起來搗她，漲得頸都紅了。

‘你不要鬧，我還對你講呢。’她又把美玲按住坐到檯上。‘昨晚來敲門的人你道是誰？——這原是來敲你的後門，却悞打了隔壁的我家，開出去，惹得他嚇得逃走飛快，就是送你東西那個青汀。假使他今天再來，我問你怎麼樣對付他。’

這句話把美玲問呆了，她心中起了大波瀾，在對於人事還一點不知的她，的確是一個難以解答的問題，一時她目瞪口呆答不出一句話。心跳得很利害，頭腦也昏昏沈沈，她突然受了重大的刺戟，低了頭一聲也不響。張二嫂却輕輕地拉了她的手，再湊近她耳邊說道‘不要緊的，你何必這樣胆小，要做這種事情原要什麼都不怕。而且方纔的話也是假的，我不過想探探你的心思看，編造出來的，你想難道青汀會連你家的後門都不認識，而且他也決不會如此莽撞，你放心好了。不過你自己也要小心，不要漏出去傳給大家知道了。別的到也不必怕什麼。我決不會來嚇你們阻梗你們，而且還很願意幫助你們哩，這

點你放心好了。你也不必再想瞞我，你們的鬼鬼祟祟我一眼早就明白了。

聽了這一番話，美玲方纔從死白色的臉上漸漸泛起春紅，回生過來一般的脖子也放了光輝。柔和地看了張二嫂一眼，好像感謝她的樣子，却又自語自言道，

‘我不懂，到底那是什麼一回事？’

‘還有什麼呢？’張二嫂搶口說，又湊過去咬她的耳朵，‘歸根結底，不過是想同你睡一覺罷了。’

美玲怒目橫了她一眼，全個俏美的臉龐兒漲得比紅玫瑰在曉日光中有更加嬌麗鮮豔的顏色了。

★ ★ ★

蠶已經成長到和燈芯草一般粗，桑葉已經合手同樣大了。桑地裏已經看不見枝條，青葉成了極厚的幔帳把地面遮了，登在高樓上望開去，只有一片無涯的青碧，夾雜了田裏已經要黃的麥，結子的菜。各個農家都停止了一切餘外的工作，養蠶是專心一意的生活。他們時時刻刻計算着準備着，蠶什麼時候眠，什麼時候起，也注意那溫度，有時要生火，有時要透風，還時時刻刻注意餵飼，不

使小蠶受餓，纔可以希望老蠶好。

在養蠶的地方，這蠶事比什麼都重要，從種子裏孵化出來的烏蠶，到老蠶做成繭子，其中約三十天工夫，是占這一年全收入的大部。在工資低廉每月不過一兩塊錢收入的農村地方，在這樣的一個蠶忙期裏服役，却有牠的五六倍的八九塊錢可以收入。各家的婦女更是特別地忙碌，因為養蠶是室內的事情，由婦女作主張，不像田地裏的外邊生活，由男子去負擔。她們天天要背負了簍子出去摘葉，在每枝桑樹上摘下適當的葉來飼蠶，摘的葉要合蠶的胃口，又要不傷全樹桑葉的成長發展，粗心浮氣的男人沒有這個能耐的。葉是要在朝露已乾的早晨，或夕陽將落的晚傍去採，日光曬得很熱和露濕的葉都有礙蠶的衛生。在晚傍的路上，負了葉簍的人絡繹不絕，都是去採蠶的飼料。

美玲把簍子掛在一枝桑樹的枝上，在一塊桑地中摘葉，她仰起了頭伸高了手摘，微弱的薄暮的日光，透過了青葉照到她臉上，如同在月下一般青白，烏溜溜的眼珠却更加明動了。她一心一意在工作的當兒，忽然使得她吃了一驚的有從，身後來的一雙酥軟的暖手，掩住了她流動

的眼睛，她像嗅得出這手上有些化粧香水的氣味，而且是輕輕地貼在她的臉上微顫着，她猜想那是什麼人，她猜定了一個人。她把那隻空着的手來按住了那一隻手，口裏說道‘誰？不要鬧！’手却輕輕地擒住了那隻手的一隻。那隻手也緩緩地放鬆下來，她側轉頭去看，却正好有那個人的口湊在那邊被親了個嘴，美玲看見了正是她所猜想的人，頓然覺得面上熱辣辣起來着急道‘不要鬧，快去！給別人看見了成什麼樣子。’

青汀微笑地站在她傍邊，站在桑地裏他穿了那長衫很異樣，他注視着美玲的身子，像貓兒見了魚腥一般地不肯放鬆。桑葉遮瞞了上面的天，也攔阻了四面來的視線，他們如同在寢殿的幕帳裏，他執住了美玲的一手，向她懇懇地說，

‘美妹，真是好幾天沒有看見你了，養蠶你難道這樣忙，街上一回也不來。我真怎樣地想念你啊！怕衝犯，又不敢到你村上，現在好容易被我找到了，你總要再給我好一回呀！’

‘不要胡鬧，你知道我很忙，還要來蠶。’

‘等我帮你採好了，你好好地給我再一個親親熱熱的親嘴。’

‘呸！不要胡說！’

‘美妹，那麼我帮你摘葉，摘，你酬勞我一個親吻。’

‘呸！不要嚼舌頭。’

‘美妹，你不肯，沒辦法，那麼我去了。’青汀回身要走的樣子。

‘青哥，不要去！在這裏幫我摘葉啊。’

‘好的，我幫你吧，你須給我酬勞。——美妹，是不是要摘嫩的？美妹，我要摘，摘像你一般嫩的葉。你看這瓣可好？’

他拿過一張葉來給美玲看。

‘這不行，這太小了，你要選那不太嫩不太老的，而且也只許在一根枝條上摘二三枚，不能多採的。大抵在枝條的中上段，有正好的葉子。’

‘是了，美妹，我懂得，我摘那像你一般當令的嫩葉，不太小也不太老，正是你十七歲小妹妹的新鮮。這一瓣是你的眼睛，鮮活凜玲，這一瓣是你的鼻子，端端正正，

這一瓣是你的嘴脣，甜甜密密，這一瓣是你的面孔，又香又嫩，這一瓣是你的下巴，光而且膩，這一瓣是你的頭頸，靈活白淨，這一瓣是你的肩膀，又肥又軟，這一瓣是你的胸膛，啊你胸膛上小小突起的軟滑的小奶奶，可肯讓我摸一把？……’

青汀一面摘，一面口中輕輕唱出這樣的詞句來，美玲聽了不住地笑着，到了此地却啐了一口。

‘啊，美妹你不要動氣，這一瓣是你的小奶奶已經在我手裏，再來一瓣那是你的肚皮，又暖又軟像個熱水皮球，還有一瓣，是肚皮底下，啊，妹妹，你的寶貝，你的鮮花，幾時許我採呀？’

再唱到此地，青汀停止了聲音，他已經摘滿了手裏一把，走過去要放到簍子裏，却對着美玲道，

‘啊美妹，我把你都輕輕放下去了，你不要寬待難過，我會再把你摘下來的。這回又來了你的好看的全黑眼睛……’

這樣，他輕輕歌着摘着，美玲是沈默地摘着，兩個人有相笑相睨時時交換着，有時候也走近來身體相觸着

‘青哥，好了，不必摘了，葉已經夠了。’美玲一看籃中葉的分量，就喊住口中還在歌唱的青汀。他却回答道，‘再給你摘兩三張，這還剛剛是你的鮮紅嘴唇。啊，來一瓣，你的小奶奶，啊，再一瓣，你那個軟絲絲的腰肢，再來一瓣，你那腰肢下面的那件小寶貝，啊，美妹，你幾時給我嘗新，像摘這嫩葉！’

‘呸！你嘴裏一味不清不楚地做什麼！’

‘好了，罷了，你都是我的了。’

青汀走過去把一把葉放進籃中，就一手搶也似的拉了美玲的臂膀。

‘美妹，這回你該給我酬報了。’他嬉皮頑笑地。

‘你方纔不住口地一味罵着我哩，我還不會問你的罪，却還想什麼報酬，真是豈有此理。’

‘那你可以罰我自願罰，罰我抱你到你家，酬報也自給我十個親嘴。’

‘呸，你什麼這樣不要臉，青天白日……’

‘這又什麼要緊，難道你叫我黑夜晚上到你那裏來

‘不要瞎說。’美玲又漲紅了臉。

‘總之，你現在定要允我。我不放你。’青汀緊握了美玲的手，美玲也不作聲，她心裏像有十七八個蚤蟲在叮。

青汀突然放開雙手從面前抱住了美玲，美玲却一動也不動地垂着雙手，漲紅着面低下頭來。青汀屈身把嘴湊到她脣上，她却閉上了雙眼，雙手脫出來抱着青汀的身子。這時全世界都沈寂了死滅了，只有兩個人的心，都是要跳出肉體來一般跳着，非凡地活動着。

這是一個深長熱烈的接吻。

忽然美玲睜了眼，雙手一縮用力把青汀推開。青汀也愕然回頭看，却不見什麼。兩個人好像犯了什麼罪似的，各避開他人的眼光，不敢正對着臉，都站着不動，也不說什麼話。蒼茫的色調，塗在他們的臉上，却成了如同病人一般的青白色。美玲先把身上的衣用手拍拍，去提了葉簍，負在肩頭要走了，青汀也跟在後面要從密密的桑林中出來。美玲却站定了，說道，‘你從那一邊走。’

‘是的。’青汀回答，‘不過你也再慢慢走，回答我一句話。’

‘什麼話?’

‘我想到你家裏去玩,你說什麼時候好?’

‘不行。現在不行,你知道現在是蠶天。’

‘那麼,你到我家裏來,或者伴我到什麼地方去玩可好?’

‘也沒有工夫呀。將來再說吧。啊,青哥,我是喜歡你的,不過,你是真個喜歡我麼?我要你喜歡我吓。’

‘啊,謝謝你,這樣我真放心了,到什麼時候我都等,我給你一件信物吧,表我一千萬分之一的你。’青汀要從手上去退脫他的金指戒來了。

‘不必,我相信你,你知道這東西我放也沒地方放,請你不必如此。’美玲一手按住了青汀的手,阻制他的行動。青汀因此又拉了美玲的手說道,

‘那麼再會了。今天真運道好。’

他又探頭要和美玲接吻,美玲也不退避,剛剛兩個人的嘴唇相接觸着,忽然一聲喊使得他們像同性的磁氣相斥一般,飛矢樣分離開去。

‘美弟!好了麼?’

這是張二嫂的喊聲，美玲連忙伸手指教青汀的出路，自己也徐徐退出桑地，一回高聲回答，

‘來了！好了。’

耳中還聽得青汀的輕輕說‘明天再會；’她已經看見張二嫂的胖身體遠遠地從大路上走來。

★ ★ ★

這晚上美玲看守着蠶棚，管理添加炭火，使室內保持適當的高溫度，她須有全夜的不眠。近幾日來，老蠶要成熟的當口，很辛苦了人，把已成熟的蠶上簇之後，母親是再也沒有力量來熬夜了，父親當然不來管這些事情，阿哥也因為辛苦吃過了夜飯就去睡覺的。只有弟弟和妹妹到興趣很好，白天就去躲在蠶棚底下不肯出來，又去採了新蠶豆來在炭火上煮吃，非常高興，但也不等到深夜，已經早在草蓆的一角上呼呼睡去了。美玲只獨個人坐着，靜聽那蠶吐絲的聲音，像細雨打着芭蕉葉子沙沙地發響，引她深入了靜思的境地。在黑暗裏她一聲不響，只有輕緩均勻的呼吸表出了她心胸的平靜，兩眼似閉非閉地看着地上放散的十幾個炭盆，都活着紅紅的火焰，火氣薰出的這蠶

所特有的一種臭味，和宜人的溫暖，包擁住她的全身。她一個人在描想她的幸福，她全個身子包裹在幸福之中，念頭像蠶的吐絲，幸福就是繭子的壁，她同蠶一樣做成了一個可以安住的，幸福的繭子。幸福的根據是在她確定了青汀十分愛她，而她也能接受這個愛，所以這幸福的繭子是有些像雙宮。她一件件想來，愈覺得那幸福的確實可靠，像蠶的繭壁益加厚去的樣子。她感得現在這一刻，青汀也是在十分地想念着她，心上覺得非凡舒適。但是一個人在玩味這暢意，好像還有些不滿足似的，正同穿了漂亮華美的衣服，不能顯示給別人看一般，她總想要有個對手來和她同享這歡樂才好，因之她又想起了隔鄰的張二嫂。

張二嫂的蠶比美玲家的早了二天，是前天已經上簇的，今朝上她對美玲說到夜半就可以停止了用火，那時可以過來伴她。美玲非常喜歡，又堅邀了她，因為等着她的來，後門都虛掩着，後也去對她說明過的。美玲等候着張二嫂。

自從那一次聽了她的同情於他們的一番話，美玲就很感激張二嫂的好意，什麼事體都不再瞞她，當她一個腹

心的知己，凡有一切疑難的事情，總去和她商酌，而且的確，張二嫂總有好法子教導她，因此美玲益加當她好人了，便是不重要的事情，也要去和她商量。每逢青汀有些舉動有些說話，若使是她年輕的頭腦所不能理會的，她便提出來問她，張二嫂總是循循善誘地告訴她一切，使得她時常面上紅了白了，笑了怒了。這樣，二人之間關係益加密切，更沒有不可講的話了。年輕的美玲所不能理會的許多地方，一經她的指點，也有所心得了。關於男女中間的秘密，有了她的指導，美玲像突然發見了一個新奇的世界，她開頭覺得男人和女人很有些不同的地方，而且特別用好奇的眼光對着這些地方了。一方面張二嫂很會說話，說的話很討人歡喜，從那些話中美玲也味到無限的幸福，因之美玲益加把她當個不可少的好人了。

肯定青汀和美玲的一切的，第一就是張二嫂，比美玲自身還先，讚美他們一切的行爲動作，賞揚他們每次的交談閑話，這樣使美玲增加了自信，深信了這一件合理的幸福，而敢去培養滋長她心上勃長的情苗。并且沈醉在幻想的歡樂之中。對於青汀，她敢用笑臉去歡迎他了，她敢把

心中的話宜說出來了，她敢投身到他的懷裏了。都是因爲張二嫂善良的教示之故，她對於戀愛有了明確的認識與徹底的理解，而且有了狂熱的情感與純一的心懷。因此她很喜歡和張二嫂談天了，時常走到張二嫂家裏去了。她十分地盼望着張二嫂來伴她，在這樣靜悄悄的夜晚，一定有更加好聽的好話可以說給她聽，她這般地期待着。

等得不耐煩起來，美玲從簷棚底下走出來，要去叫張二嫂過。她在黑暗中摸索，經過竈披間，一隻貓不知從什麼地方跳下來，嚇得她吃了一驚，站定了捧住亂跳的胸口，到聽得了一聲貓叫，方才敢透了一口氣息，再舉步。走過房外，聽得父親的咳嗽，她放輕了脚步，把手按了牆壁，屏息凝神靜靜地走去，却不聽見別的聲息了，就放大着胆，走後面去，經過了柴間，到了後門邊。

用手摸摸，門的確不曾下，她把住了門上拉手的鐵環，正要拉開門來，忽然聽得門外張二嫂家的後，呀的一聲，她連忙住手，聳起了耳朵。她想張二嫂是到她家來了，躲在暗裏看她進來怎樣，却聽得一陣趑趄蹣跚的脚聲，的確不止是一個人的脚步，而且從步的一輕一重聽

來，總像是一個男的領着一個女的。這樣深更半夜是什麼人呢？——美玲想，一想，不覺又心跳耳熱起來，把上半身靠着門，耳朵貼着板，仔細再聽，脚步聲音却停了。

‘你慢慢走，路上留心！’

分明是張二嫂的口音。

‘你回去吧，牀裏小孩子要醒了。’

是一個男人的聲音。

‘不礙事的，我還間壁看阿美去哩。’

‘哈，那麼替我望望她，……’

男人的聲音也很熟，却想不起是誰。

‘哼！不要瞎想天鵝肉了。’

再是很輕微的絮語，聽不清楚一陣之後，有一聲‘再會’二種的脚步聲音分散了。美玲心上跳個不住，現在却怕張二嫂推進門了，聽得脚步通過了她的門口還過去，又是呀的一聲，想來是張二嫂關上她的後門了，美玲纔放下了着急的心。

美玲已經沒有開出門去邀張二嫂的勇氣，輕輕離開後門，慢慢地再回到蠶棚底下，心裏是昏昏沈沈的自己

不知在想念些什麼。也是炭火炎炎地燒着之故吧，她覺得渾身熱火火地不得勁兒，她心口像塞足了海綿，有一種異樣的難過。在這昏沈沈之中，她忽然清醉起來，青汀的可愛的笑臉，湧現在她面前，頓時她心上充滿了歡喜，渾身輕鬆起來，像全身浮在輕浪潑潑的湖水上面，周身像有無數的花蠶在走，她像沈醉了一般。弟妹在她旁邊睡着的鼾聲，她不聽得了，蠶兒吐絲作繭的沙沙，她不聽得了，連張二嫂從後門進來輕輕叫她的聲音也不聽得，但是張二嫂手裏提的燈火，却刺激她的眼睛，覺醒了她。

張二嫂已經低頭鑽進棚下來了，一手提着的一個燈火，頭面滿浴在這火光中，照出她的蓬鬆的髻髮，美玲不曾看仔細她的樣子，已經屈了身子進來了。

‘美弟，什麼喊你都不回答一聲，我只當你打瞌睡睡去了。’

‘真是要睡去了，我等你很久還不來，我只當你不來了。’

‘真累你久等了，已經半夜過了吧。我還剛剛停火，又看那二個小的實睡好了，才過來的。’

‘我也這樣想，你把那個火熄了吧。’

‘火點着也好，暗裏看什麼都看不出。’

張二嫂靠近美玲來坐在草席上，提起燈來故意照她的面孔，美玲忙別轉頭。

‘啊，你面孔真好看，是這樣紅灼灼的。’

‘唔，此地很熱呀，我又要加一回炭了。’

美玲撐起身來，躬着身，提了炭籃走去，用鐵鉗取炭加添到各個盆裏，紅豔豔的炭火，更灼熱她的面孔。張二嫂却把燈放在一邊，橫身躺倒草席上，回頭看那呼呼睡着的美玲的弟妹。美玲回轉頭來看張二嫂的頭髮衣裳，一面做她的工作。

‘二嫂，你家小弟弟現在不會醒來吧。’

‘同這二個一樣，小時節總是這樣好睡的，無心無事頂好。’

張二嫂透了一口長氣，再看看睡着的二小孩。美玲已經添好了炭，回來仍坐在張二嫂旁邊。張二嫂再注視了她一回，低頭輕輕問道：

‘今天見了他沒有？’

‘今朝到街上去買幾個炭盆，見過的。’

美玲背轉臉避開燈光的逼視輕輕回答。

‘同你講什麼話沒有？’

‘還是那樣，沒有什麼話。’

‘你呢？’

‘我一句也不說，實在寒怕得很，一見面就心跳得不堪了，又是面上熱辣辣的。’

‘所以，這是你不行了。’

‘爲什麼？我原是聽着他講的，也不避開。’

‘不過，你這樣子，他自然也胆小了，你笑也不會笑吧？只漲紅了臉低着頭。’

‘唔，從前我不是這樣的，不知爲什麼這幾天聽了你的話，便怕生怕死起來了。’

‘所以你還小哩。第一回原是膽小耽心的事。’

‘二嫂，你做姑娘的時節怎樣的呢？你沒有講我聽過。也有那事情麼？講給我聽聽到好。’

‘哼！我是規規矩矩的，那裏像現在這樣滑頭大姐姐們的專轉這種念頭。’

‘不見得吧。看你的眼睛就是一副惹人樣子的樣子，說出來我聽吧。我的你都知道，你也得讓我知道些。’

‘那麼講給你聽吧，聽了不要流出涎水來呢！我原是有過的，不瞞你說。’

張二嫂忽然住了口，漲紅了臉，閉上眼睛，像追想她青春時代的好夢樣子，也許是在肚中編造這一段故事。隔了好一回，才輕輕地說道，

‘我們那是沒有什麼趣味的，不像你的人是街上的少爺。也是蠶天的時節，那時我纔十六歲，身體却大足了，一天獨個人去採桑，忽然一個人竄進桑地裏來，他的姓名說出來你也不知道，總之是進來了一個男人，我很奇怪也有些害怕，人原是認識的，而且也記得他時常要和我搭訕作耍，平常我也不十分討厭他。他一聲不響地走近來，突然從身後抱住了我，我喊不出聲來竭力掙扎。但是他仍不說話而在我胸前亂摸。這中間忽然覺得一種異樣的有趣，就不動了任他撫弄，他却輕輕湊到我耳朵邊來說：“今夜晚，你出來，我同你玩玩可好？”我搖搖頭掙脫了身罵他，他却笑欣欣地去了。’

美玲正聽得津津有味的時刻，忽然話聲斷了，仰起頭來，張二嫂却正在望着她笑，輕輕問她，

‘說青汀已和你親過嘴的，可曾弄過你的奶？’

美玲羞得抬不起頭來，却把頭搖。

‘你沒嘗過那樣好的味道麼？我來給你嘗嘗。’

張二嫂就從背後去抱住了美玲的身體，隻手剛剛貼在她隱隱突起的乳峯上，給她加上了一陣輕輕的扶摩，美玲掙扎着身子，口裏說，

‘二嫂，不要鬧了。’

‘要講關子給你聽，那裏可以不叫我先嘗嘗你的味道呢！啊，美妹，你真好。’

‘這樣不要聽哩。’

‘不要動氣，我知道你要給青汀摸才快活的。自然要男人摸才有味道哩。我接下去講我的事吧，你好好地聽呢。那一回嘗着了味道，回到家裏暗暗地歡喜，也不對什麼人說起。不過總膽子小，以後雖和他相會，總不敢給他玩長久，只不過是摸摸奶親親嘴，再不然，至多給他摸摸那低下，我有時也高興去摸他，方纔知道男人和女人的很

不同的地方。等到已經是夏天了，六月十八那一天，母親要到觀音殿去宿山，吃過了夜飯，我替她提了籃去。在廟堂裏玩了一回已經天黑了，月光底下，我一個人走回家去，在半路上忽然他從後面追來。他說早就跟着我到廟裏，等了我不少時候，爲要和我玩玩，就被他拉着到他的家裏。但是他家也早已關上了門，自然他也不敢敲，輕輕推去知道門已經門上了。因之他送我回我家裏，那時月光很好，路上照得明晃晃地，我們講着走着，忽然聽得前面有來人的聲息，他連忙拉了我深深奔入桑葉地的中央，叫我伏着身子，他也伏在地上。沈默屏息地等了一刻，也不聽得有人走過，他却過來叫我躺着不要動，被他硬勁地拉脫了褲子，以下的叫我怎麼講呢？

張二嫂忽地起來嘆地一聲吹息了燈火，全世界又沈入了黑暗之中，她再輕輕地按美玲的雙乳，美玲像已毫無抗拒的力氣樣子，悶動着她的身體。二嫂趁勢伸手到她衣裳底下，挖她的褲腰，美玲却死命地捏緊，不肯讓步。張二嫂只得低低說道。

‘好了，放你吧。真個一定要先給那個青頭鬼弄的麼？’

張二嫂放了手，還把美玲親個嘴，美玲却透着長呼吸，伸縮着雙股四肢。

‘所以對你說，’張二嫂又說，這回是拉了美玲的手，‘你須要不怕什麼羞，像早前一樣，他對你說什麼，你回答他什麼，那麼你們的好事就可以成功了。不過你成功之後，不能就忘了我，我是你的師傅啊！’

‘哼！你這個儉漢子的師傅！’說着，美玲忍不住嗤的一聲笑出來了。

★ ★ ★

這一天，美玲完全歡喜了整整的一天。並非因為她們今年蠶熟，採了十分的繭子，她可以分得些粗絲；也不是因為母親允許給她做一件湖縐單衫；更不是因為這一天已經開始了她頂喜歡做的繅絲工作；却是因為見了青汀，和他有過了又一次談話的機會。清朝上街去買繅絲用的銅針，青汀也已經在他店中了，見了她非常喜悅，邀她到裏面去坐。這原來已經不是第一次，他們借來談天的地方是小夥計們的臥房，也堆着些貨品，就在店間裏面的一間，進出只有一扇通到店裏的門，光線只有從屋頂上開着

的小天窗中射下來的微光，到也有幾張櫥子和一張方桌，恰好給她們對坐。就在這房間裏，今天她敢大胆地回答青汀的話，敢說出她心中幾次三番想說而不曾說的話，這吐露了心曲，使得她滿心歡悅。

青汀對她說——每天想念着她，晚上也睡不去，夜裏又做她的夢，近來好像不是每日見她一次面，心裏總是不安的，她不來街上時，他便自己下鄉裝做散步到楊柳村去，有時去也看不見她，心中就很煩惱，又會疑心她生病了而着急，心中悽悽惶惶起來。又因為是養蠶的期中，不好闖到她裏去尋個究竟，總要等到下一次會見了她，看見了她的微笑纔放心。他自己也不懂為什麼他要如此，他問美玲可也是這般地想念他。他說：‘一定是我的靈魂被你勾攝去了。’

美玲笑着回答——她也同樣地記望他，她只沒有機會多上街來，又是近來生活特別忙，她要做許多事情，養蠶的事務差不多要她一個人掌理，現又是要繅絲了，總是少空閑的工夫。她每次上街來總要見了他才肯安心回去，不見他便很悲傷，好像喪失了什麼東西似的。她約他多到

鄉間去走走，可以多些見面的機會，好在養蠶期已經過了，她邀他到他家中，多走走自然熟識起來。她本來就喜他，一向只怕他不願意有她，所以不敢和他攀搭，現在她非凡喜悅，因為他竟也愛她。她說：‘我比你的想我是更加想念着你。’

她坐在絲車裏做絲，手中自顧操作，心上還湧現着青汀的微笑的臉面。他的確是一個好看的青年，烏黑的頭髮底下是白皙的面孔，有威稜的劍眉和豐隆正直的鼻，更加是一對靈活流動的大眼睛，表出他十分的敏慧，還有深紅的嘴唇，也顯示有容人的度量。他笑吟吟說話的態度真好，像四月裏和煦的春風，令人心都醉了，聲音又清楚，語調又文雅，又滿臉是和氣，話又說得動聽，很合人家的脾胃。美玲只顧記着他待她的溫存，說話的和軟，而且句句都打入心扉。‘美妹這幾天益加好看了，好看了我也快活，一定是因為今年蠶花茂盛之故了，二十四分是坐穩的，而且將來還要大大地得意哩，但是請在得意時節也不要忘了我！’

她坐在矮橛子上燒火，也仍是滿胸懷的青汀。青汀為

什麼待自己這樣好？是爲什麼？她覺得那總是善意而不是惡意的。她自從得了張二嫂的教導之後，也明明知道歸根結底是什麼一回事，可是她看得並不這麼簡單，她覺得另外還有許多的樂趣，她已經身受而張二嫂未曾道出的，如同相對相視的微笑，手掌的握合，以及相互的閑話，也自有一種難以遺忘的趣味，她覺得張二嫂的話不十分可靠，却不知道自己是還在做青春的好夢。雖然經了張二嫂的訓練，她却有獨得的天趣足以掩去張二嫂教育的痕跡，她仍是一個年輕歡樂的美貌村姑，但是她知道她愛上了青汀，而且她知道什麼是愛。她確固地相信青汀的愛她是出於真誠。

分別的一幕，重演在她被竈裏衝出來的火氣薰得很熱的眼中臉上，大家是天天有見面機會的也還是依依不捨。青汀問她，

‘什麼樣可以時刻見面？’

‘這有什麼法子的？誰知道？’

‘很想有個時候來看看你，總要是大家都空閑着的，像現在你也有事我也有事，便不能暢談了。’

‘真的。我也那麼樣想，你……’

‘什麼？’

‘你來吧。空閑的時候。’

‘什麼時候空閑？除非夜間。’

‘就是晚上也不妨，你可敢來？’

‘有什麼不敢！我今晚就來你看。’

‘當真？暗黑裏是很可怕的。’

‘什麼可怕。不過你要等我的。’

‘自然等你，我在我家後門等。’

‘一定？’

‘一定。’

‘那麼今晚就去，等着呢，不要給我白跑一趟。’

‘知道了不要叫我白守一場呢！’

‘自然的，那麼定了。’

‘不過你要小心呢。’

‘懂得。你放心好了。我吃過夜飯後去，在你家後門口
等你呢。’

‘也許我先在等着你了。’

現在想來，不知那時候爲什麼有那樣胆量說這些話的。始終說不出口的話，而且他也提出過連點一下頭的回答都不敢的，這次却能如此輕快地通過了。後來，心中原生起過一刻的不安，但是總敵不過歡悅的分子，現在是像一無阻礙地什麼事都可以順利進行的樣子，她沈醉在歡樂的夢中了。

吃過了夜飯之後，竈裏還燒着蠶蛹，美玲坐在竈口，火光照了她滿頭，她紅紅的臉上，正計算着青汀是來的時刻不會。她自然可以到後面去看看，便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但她還決不定心思立起來，她看天色還早，她又怕好像別人會來破她的秘密，她只時暫壓抑着心頭的切望。鍋中水在沸沸地滾，她心裏的思潮，比鍋裏滾得還利害。

第一回她溜到後門邊是大家都在燈火底下剝繭絨的時節，她推說到後面去看看，像有晾的東西不會收。她輕輕開出後門去，接住了心頭的動悸，門外邊只有風吹動竹葉的細響，桑地裏無數蚯蚓的齊鳴，星在天上發亮，望出去黑沉沉不見什麼東西。看得出的是近邊的剪去了枝條的桑樹，像挺出了要擊她的拳頭在昏黑中示威，擺在籬邊

的兩隻糞缸，像一對監視她行動的大眼睛，這光景很有些可怕。她站在門口的石上，放大了胆探身向東望望，聳耳靜聽，也聽不見像有路上走來的腳步聲。她失望似的回身把門關上。却又開門，從地上拾起一根枯的竹枝，插在門上之後，再闔了門，垂了頭走回到原來的地方去加入工作。

第二回是父親和阿哥都已經去睡了之後，和母親二人同做着中間，她也不說什麼話往後面跑了。母親並不去留心她做什麼事，雖她自己心中還有幾胆怯，但要去後面的心思是十分逼切，使得她不過一切了。她心的悸動，在開後門時達到最高調，因為見一個黑影子已經站在門口，這不用猜當然是青汀了。聽得後門響他連忙退開一步，回轉身來就把她的手臂把住了。輕輕說，

‘我已經候等了不少時候了。’

‘我也早來看過，你還不曾來，不信你看我有根竹根插在這裏告訴你的。’

美玲從門上拔下竹枝來交給青汀。

‘那真是對你不起了。’

這話說完，他就把她抱住，先便去親她的小嘴，吮她的櫻脣，她像羔羊一般地順從，任他做作，她總握住他的一隻手。他輕輕再問她，

‘到你家裏可以不？’

一面就用手去探她的小胸膛，美玲這時心口又大跳起來，一面用手推開他的手，一面回答說：

‘不行，大家都在家裏，母親還沒睡，父親和阿哥也睡不久。我還得立刻回進去才好。’

青汀却不放她，輕輕撫她的肩背道，

‘不要這樣耽心，沒有事的。況且我來了，你難道就叫我這樣回去麼？’

‘那不是的。我也沒有法子。不過我總喜歡見見你是真的。現在我們又相見了，大家很快活的。’

‘你現在連手都不許我動一動哩。’

‘你摸得人家身上發癢，所以不好。’

‘不過，癢實在就是好呀。’

青汀又伸手去撫摩美玲的上身了。這在風中吹得冷冰冰的手，貼到肌肉上來，格外多一層刺戟，兩個乳峯恰

好滿了他的一握，先是身上發癢，後來渾身熱呼呼起來，終至全身的骨節都酥鬆了。美玲的一顆心如同掛在熱風裏的一面旗子，又是身體也沒有自主的樣子。這中間青汀的手却從上望下面移動了，要跨越過那個禪腰，美玲却又一擰，用雙手下死勁地扣緊了。青汀再也攻不進去，只得軟說，

‘今夜總是沒法的，你摸總得我摸一下。我決不難爲你，只要摸一摸。你不要這樣固執了，反正你不是說和我很好麼？總有一天要摸到的。今天是第一次來，你總得給特別的惠賜呀。’

青汀再攻下去，美玲的手好像不似先刻守得牢固了，但總還有些本能的怕羞，不肯直直落落地撒去守備，二個人在細聲嘻嘻地笑着爭執着扭作一團。却突然聽得呀的一聲，開門出來有一片燈光正照着他們疊結的身子，張二嫂高舉了燈火站在她自己的後門口，一臉都狡猾的微笑，他們二人回頭一看，都同化石一般呆住了。

十八年五月作

跑狗場之夜

虛 白

黑暗中浮現着一片明翠的芳洲。這裏面含着，貪婪，殘酷，虛榮，人生中最興奮的嗎啡精。

這是一片跑狗場。四週的燈光隱了，祇剩密佈的黑罩鏡發出炫耀的光芒，把草場染成了翡翠般的蔥綠；狗已裝進了籠子，發出急迫的乾號；電兔已開動了，像鳴雷般的殷殷響動，人聲嘈雜像潮來時的洶湧。於是，狗籠開，五六頭箭般的飛影追着電兔奔。潮般的人聲變成了海嘯。

你說這是跑狗，我說這是人生。五六頭貪婪，殘酷和

虛榮的畜生載負着幾百個圓顛方趾者的貪婪，殘酷和虛榮在那裏奮鬥，在那裏追逐。

‘燈光燦爛，草色青蔥，多明媚的一片錦繡！可是，嚼牠的肉，喝牠的血，狗肚裏的打算；望你傾囊，我獨家得彩，人肚裏的打算；錦繡的後面那一處不是血腥污濁。

整箇兒全場祇有那電兔是光明磊落！然而，牠是誘惑；牠存心不良地叫你奔得汗出，最後往洞裏一鑽，這又是多刁囂的伎倆，那兒說得上光明，算得上磊落！

可，慢說，誰叫你奔；不是兔子的指使，是你自己的迷惑。算了吧！誘惑，誘惑，說的人多了，我祇認牠是卸肩的推託。

然而，誰有功夫算這些閒賬！眼前的棘刺，振得你昏迷了理智，沉醉了熱情，把縮影的人生供給你一刹那的享受。快的搖尾巴，慢的拽尾巴；得意的笑，失意的哭。一夜中命運的起伏像波浪裏浮沉的落葉。

拿了得彩的票子站在領彩處，這時候的光榮多足，早淡忘了上一次哭喪着臉蛋撕票子時的苦痛。一次的笑足夠醫治你十次的哭。或者這就是人生的秘訣。

夏 夜 的 Fantasia

朱 維 基

突然張眼醒來的時候正是一個仲夏夜的半夜時分。
順眼看去，只見窗外的牆壁上有像磷火一樣青的月光在
閃上閃下，正好像是薄潮在沙灘上漲上退去。夜來香，飽
受了一日暑氣的蒸燻，正在徐徐的舒出牠的一絲絲的濃
香，有如從浴後的女人的全身上蒸發出來的皮膚香一樣。

這時我覺得我的身體如淫睡後醒時那樣的飄蕩，如
爛醉後醒時那樣的酥軟。

我的靈魂呀，有如抽足了鴉片後那樣的平靜——但

是太靜了，太靜了，牠想要動，微微的，微微的動；牠想要像遊絲一般的慢慢的，慢慢的飄出去。

真的！我覺得牠在飄出去了；我覺得牠已飄到靠近雅典的一座森林裏，掛在樹枝上，在看那美麗的仙后Titania睡在暗綠的草地上，奇異的，似乎是着了魔的月光照着她的慈容，她的旁邊有一明潔的泉水，上面洒着幾點星粒，幾個似乎自己也要朦朧睡去的仙女正在唱着歌。我似乎隱約的聽得她們的歌聲：

……用那些音

和我們同唱催眠妙曲；

睡呀，睡呀，快睡呀；睡呀，睡呀，快睡呀……

……

以後便搖搖曳曳的低隱下去了，好像一股不知從什麼地方來的香煙給微風吹散到不知什麼地方去了。

太靜了而後要動的我的靈魂在微微的像遊絲一樣的飄動之後便加烈牠的飄動，又有一流更溫暖的，現在幾乎

是蒸熱的夜來香的香氣吹進鼻子裏。

我恍惚覺得我的遊絲似的靈魂又飄到埃及尼羅河傍邊，看見在熱得發紅的月光底下有一隻畫舫在水上向前爬行，像百腳的腳一樣的兩邊的槳一曲一彎的在伸縮，這伸縮合着許多的宮女合吹着的笛聲的節奏。那正是 Cleopatra 的歡宴之夜。一半醉了的 Antony 跪在地上抱住了她的腳正在狂吻，一個腳指頭的一個腳指頭的狂吻遍盡。天藍的，金黃的，玉碧的，血紅的，雪白的，墨黑的酒不時由排列着的黑奴倒在她手中拿着的水晶杯中。

來呀，你葡萄樹的帝王，
眼兒閃亮的圓滑的酒神！
我們要把煩惱沉在你酒池之中，
我們的頭髮要戴着你的葡萄冠：
倒滿我們的酒杯，直到世界旋轉，
倒滿我們的酒杯，直到世界旋轉！

Cleopatra 從象牙的睡榻上一躍而起拉起了跪在地

上的半醉的 Antony，並連起了宮女們的手兒在甲板上旋轉着這樣狂熱的唱起來了。

懶懶的掛在天空中的熱得發紅的月亮似乎沒有力氣掛住了，差不多好像就要跌下來的樣子。船下的水也熱得似乎在漲起來。……一搖一搖的羽毛扇開始在扇那安定下來的 Cleoptra，但是她的面頰已被扇得比以前愈加紅了……

睡在彌陀揚上的我拿起了丟落在傍邊的一把孔雀羽扇，便半睡半醒的搖起來了。一縷遊魂從遠處仍舊飛回到我的身中。

我恍惚覺得我要把世界看作是像磷火一樣青的月光中的幻夢。

鐵 廠 主

Ferenc Molnar 著

叔 衡 譯

(一)

那站長立在深雪的裏面好像一座黑色的塑像，我們可以看見他在輕輕地移動，當他見到有一件東西在那黑暗的車輛裏下來，一個疲倦的瞌睡的女子向着這站長走來。

“對不起……請問到鐵廠裏去怎麼走法……那經理的住宅在那裏？……”

那站長對她的眼精望望，地上的雪使那女子的臉龐

更顯得慘白。

“這樣晚？”他很快地說，接着又用了一種比較客氣的口音道：

“那邊走，小姐，那邊走。”

她謝了那站長一聲，便依了他所指示的方向踏雪走去。

“奇怪，”當她走過水閘的時候想，“我在火車上簡直沒有注意到這個。”

但是現在她已聽得那個洪大的聲音，看見那火紅的烟，更覺得爛泥在她腳底下顫抖移動。她於是站住了一忽望望那人烟稠密之處。鐵廠在山曠的裏面，她現在已漸漸地走近了。牠的高聳的烟囱倒影在白雪的上面。紅的烟，幾乎像火一般，在爐子的上耀動。一陣火光的烟雲在這些大建築中旋轉著。

她立停了聽。

極大的靜寂將景物控制得像個奴隸；低有那鐵廠像受傷的妖魔從地獄裏放出咆哮的聲音。

她不知道向那一邊轉灣，那裏有很多所房子，在那鐵

廠過去些，有六所房子。

“這一定是那辦事人住的，”她自己思忖，她便向著那裏走去。

她走到了第一所房子，她便按鈴。沒有人應門。她再按更長更重，於是一層樓的窗門便飛開了，有人喊道：

“是誰在那裏？”

“我是來找經理的，對不起。”

“他不住在這裏。”

“他住在那裏呢？”

“在那邊，穿過街便是。”

接著那扇窗便關上了。愛瑪便穿過街到了那所房子的前面。一個顫抖著的女傭，裹著條圍巾，來應門。

“經理住在這裏嗎？”

“是的，”那女傭說，把門關上了避冷。

她又抖著道：

“你便是那個新管家嗎？”

“是的。”

“這邊來，請。”

他們一同上了樓那女傭又狠不願意地插著道：

“這樣時候隨便到那裏去都是不貴的；他們都睡了，你知道。我們都以為你昨天便要來的。”

愛瑪簡單地解釋了不能早來的原因。吃飯間裏還有一盞燈亮著，那女傭便自去睡了。經理的夫人便來到那女子的面前。

“我還沒有上牀，我在盼望著你呢。昨天我叫人到火車站上去接你，你沒有到。你已疲倦了吧，是不是？”

愛瑪又背了一遍她昨天不能到的原因。她說話的聲調表示她對她自己的延擱也狠不快樂。她似乎要尋求什麼般對那經理的夫人望著，婦女們是時常這般做的。

“我的丈夫，”那女人說，“現在在鐵廠裏。每禮拜四他總去那裏。你明天便可以會到他。你好好地去休息吧。你的寢室在樓下。我決不要耽擱你。”

她陪她到了樓下，指給她看了她的寢室，於是和她道了晚安又上樓去。

那女子坐在牀邊上，她聽見那婦人的衣裙的聲音，當他走遠的時候。她望著那臘燭的火光於是把衣裳脫去。她

是疲倦極了，吹滅了臘燭，想著她此後當作伴的那個婦人，一個美貌的婦女，一只聰明的臉龐，她想。愛瑪記起那靈利聰明的手，是表示肉感很強烈的。她方在很快地便注意到她也圍著腰纏，在布達佩斯的時髦的婦人是都這樣的。

(二)

那經理坐在他家中房裏的大窗邊。火在小鐵爐子裏響著，在這一個晴明的冷凍的冬天的早上。

“愛瑪，小愛瑪，”那經理說，“我們都在這裏了，你看，小愛瑪。”

她簡直不敢作聲，她已好久沒有見得這經理了……

他默想了一息。

“你多大了，小愛瑪？”

“二十五……還沒有到……”

忽然他們不曉得什麼樣去繼續他們的談話。他們相互地望著，他們眼睛中並不像他們以前那般注滿了熱情，祇是像冬天日落時兩條將離的光絲。

最後愛瑪講罷了，又硬逼出一些笑：

“你的夫人真是個美婦人，江達先生。”

“是的”他承認說，繃了繃眉頭，於是他又立刻道：

“你看，小愛瑪，這是一些也不會有麻煩的。我早就這樣對你說了。你來教養我的孩子們。你大概肯把本來要給我的愛去給他們的吧？”

“是的。”愛瑪歎著說，又帶些驕傲地對他看看。

江達立了起來。

“好，”他說，“我情願在這裏過一世。這個鐵廠的成績極好。鐵，鐵，這是我們所做的東西。我們要去戰勝土地，巖石，火，地獄，而把他們都變成鐵。”

愛瑪比以前更慘白了，狠仔細地聽著他。於是，她自己也不知爲了什麼，輕輕地說道：

“到了晚上，當你回家的時候，你便有你的美麗的夫人……一位漂亮的太太……”

她說著她便想到那時髦的腰纏那作聲的綢衫。“這一定是要一個狠富足的婦人才可以在家裏也穿綢衫吓。”這句話到了她的唇上，但沒有說出來。

小愛瑪終於決定去愛那個婦人。要知像這樣個漂亮

的婦人，不和她自己一般的窮苦的女兒，才可以做大廠主的夫人。小愛瑪懂事，這使她減少了她的小悲劇的痛苦。他們在靜默裏著向窗外望，看著那飄下的白雪；不時也互相地窺覷。夫人進來了，愛瑪狠恭敬地立起來。她並不像是小說中所形容的不莊重的夫人般穿著淡藍的睡衣，她穿著件誘惑色的絲綢，包緊在身上，又軟又亮，似乎露出了肉，又似乎遮住著。她坐在那隻椅子上，正像是末朝的法蘭西伯爵夫人，在等待著接吻，並不怎樣地熱狂，祇是希望得臉色有些慘白，但是極容易地去對付戀愛的種種花巧。

談話忽然轉換了方向。他們講到孩子們的教育，講到愛瑪的職務。於是那婦人又用了一種憐惜的神氣對愛瑪望了望。

“好，我得去了，”經理說，“再會。”從窗口裏他們可以看見他走向廠裏去。他的夫人和愛瑪立得很近，竟把溫熱的手去拍著她道：

“你早就和我丈夫相識的‘是不是？’”

“我早就認識他的……我們會見……”

那婦人祇要一望便完全明白了。她對那女子笑了一笑，便上樓去。她好像是一個因了罪惡而老了的波華勃夫人。愛瑪把眼睛送他上了樓。

她真恨，看著這婦人在這樣的早晨有這般美麗。她的天真使她推想到經理與他夫人在擁抱著親吻。她閉住了眼睛，當這幕景色顯現在她處女的心靈上，她祇能把手捏住了椅子的靠手，想法使她能安靜些。這個強壯的男子，除了肌肉與骨沒有別的，却擁抱了這個溫柔而又倦懶的東方的身體。力與淫鉤在一處正像是鐵與絲絨。這兩個野心地吻著。她幾乎好像聽得那婦人的淫蕩的嘆聲。

“愛瑪，”一個聲音在樓上叫。

愛瑪上樓去。

“愛瑪……”

她預收了她的月俸。

(三)

一禮拜來雪不住斷斷續續地下著。愛瑪已上了牀，但總睡不著。

她便起來立在窗邊，愛在胸中燃燒。她想要脫離這

裏，看著旋轉的雪花輕輕地哭了。在遠處廠裏的火光又在閃著。今天又是禮拜四，他們又在練鐵了。

她看著那裏擁動著的閃耀著的力量心中稍微得了些安慰，她把手揪在心上，那麼，加快了的心跳可以不怎樣使她難受了。

她似乎聽得有個腳步聲走過她的房門。聽得有個極輕的腳步聲在上樓。她有聽得夫人的臥室裏有些聲音。上樓的是主人的書記，也是住在這同一所屋子裏的。相愛久了，女人便不會再熱烈地鉤住她情人的項頸了，祇是像接待個醫生般接待他。尤其是聰明伶俐的婦人，狠閑靜地狠莊重地又狠迅速地款待他。他們忽然不說話了，似乎走進了另一間臥室。

愛瑪急忙地走出去，把門關了，在雪裏向著鐵廠面奔。她向後看，見到有燈光在夫人的窗裏。她心醉了想到了這樣個好男子的不幸。她正在想還是守著秘密呢還是從實說出來，一個男子走到她的面前來了。他喊她。

這是江達，愛瑪把臉避開。他狠驚訝地道：

“愛瑪，你到這裏來做什麼，這樣的天氣？……回去吧

……你定要受冷的。

“不，不。”

她鉤住了他的手臂。她一壁哭一壁抖著說：

“讓我們到廠裏去……在那裏我當把一切的事情對你講……”

江達把她帶到了廠裏。那裏是聚滿著貓猛的工人——上去，上去——到那活動的起重機上去……在屋簷的下面……愛瑪捏緊了他的手臂又抖著說：

“你的夫人……”她在那震耳的大聲中說。江達敲著他自己的額角。他看著那火紅的煙海大聲地說：

“我知道的；我知道的。”

他像是受了極大的刺激。鐵機載著鐵上去。

愛瑪詫異地對他一望。立刻也停止了哭。

“你知道的？”

他坐下來把頭埋在手掌中間。

“是的，我知道的，”他回答說。

那女子對他看著，世界好像在他腳底上碎裂了。是不是“知道”這種事情是這般簡單的？

大聲的喊叫又起了。鐵在另一個鍋子裏跳了。大機器開動了，聲音震動了每一根柱子。

這不是人間的叫喊，而是地獄的破裂，幾百個工人喊叫，奔跑，從這裏到那裏。鐵從熔爐裏出，閃著，響著，戰勝了一切。一部機器叫了，起重機鬆了，電機響了。一切都是熱狂，一切都是光都是力，在這地獄的火潮裏。

“看……小愛瑪……那邊便是鐵……你看見嗎？……他們在家裏正溫柔地吻著呢……你聽得這吼聲嗎？……你見到他們在沖擁嗎？……每禮拜四我總到這裏來掩埋我的憂愁……”

那女子畏怯地藏在他廣闊的懷中，捏緊了他的手。

“你看見嗎？”鐵廠主叫道……“上帝在這裏和我宣戰呢……人間吓，醋意……他們在在膩語，他正在吻她的粉白的指尖。看吓這力量埋沉了一切。”

機笛又叫了。

“此地我在這地獄的火炎上哭泣。我早知道她是在蒙欺我。他在下月便要離開這裏了……我不要把醜事張揚，不……不……無論爲了什麼……這裏有這麼大的勢，這

麼大的力，把人來比牠是等於沒有一般。

那女子閉了眼聽，橫在他的肩膀上。那男子越講越興奮了。

“那邊是鐵，你看見嗎？你聽得怎樣地在吼嗎？因為我們把牠從地底下拿出來，所以牠使地也戰顫。我現在還會想著香粉嗎，想著小小的手嗎？我還會管到他去吻她的眼皮嗎？我還會希罕她愛我不愛我嗎？你看不出我是不要一隻跛狗再嗎，當那自然在我們底下喊叫閃耀？”

那女子覺得她願意爲了愛而死。她熱烈地鉤住那男子的手臂。

於是，江達好像瘋了般用了叫深沉的枯燥的喉嚨道：

“但是，在早晨在靜寂的時候……真難受……”

布爾塞維克的藝術文學與音樂

T. Dreiser作

漢 奇 譯

然而俄國今日的藝術比上章所說的還要複雜得多哩。倘然我們擱下了戲台的討論，不講牠的劇本，表演和啓示，當然我們就要提到文學，講到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或拜金主義的不同，可是一提到這一層，問題就複雜起來了。究竟所謂共產主義的藝術與拜金主義或資本主義的藝術不同之點在那裏呢？究竟這些主義與藝術有沒有關係的呢？

若說作品的題材，不論是書是畫是戲劇，當然極容易採取共產主義的，宗教主義的，道德主義的，或資本主義

的事實，因此就把那作品染成了某種色采。然而藝術的真精神並不在這上面，祇有運用及表現這種題材的手腕纔是真藝術。可是這怎麼會受這些主義的影響呢？就是宗教的書，或畫，或戲劇也有時是一種極偉大的藝術品。藝術的成功是在藝術家的本身，與題材或運用題材的學理是不相干的；因為這個理由，一篇不論怎樣的作品，共產主義的也好，資本主義的也好，哲學派的也好，可以成藝術品，同時也可以成一張廢紙。藝術的存在既不靠題材，也不靠提倡的主義，祇靠作者，或作者表現這些題材和主義的手腕——祇靠作者表現的精粹，與一切人生觀，政治學說，道德概論都沒有一些兒關係。要不然，為什麼大家推崇狄卡曼龍 The Decameton，滑稽小說 Droll Stories，約伯經 The Book of Job，歌的歌 Song of Songs，壞人先生 Mr. Bad Man 和那部奇書中的奇書，可當然與共產政府極端衝突的贛第德 Candite，都以為這些書有無上價值呢？可是這些書是不是在破壞各種人生實行的學理？共產黨難道不知道他們的政治學理是最真最確的嗎？因此凡是他們的文學，倘然有的話，凡是他們的藝術，

倘的有的話，祇應該表現這一種。然而其餘非共產主義者的人生又怎樣呢？文藝復興時代的那些異教藝術家，舌頭壓在面頰下，却能發揚耶教的光輝，始終都是藝術家。潘利格勒斯 Pericles，時代解放的異教徒，雖不信古時代的天神和英雄，却還在發揚光大他們。難道說今日共產藝術就祇能發揚光大共產主義，不許說別的吧？可是他們的舌頭又在那裏呢？

所以我於俄國這種所謂共產主義文藝的將來真有些懷疑。然而他們大家却在希望着，討論着。不光是德羅斯基，就是列甯自己也以為俄國現在所需要的，並且將來必能產生的，不獨是一種為共產主義及共產建樹所影響的文學與圖畫，却是壓根兒她本身就是共產主義的精神，是共產藝術的建樹——是一種從來未曾有過的文學和圖畫。好，也許可以的。祇是牠的所以成立的藝術，決不是因牠是共產主義纔成立的——祇因機緣巧遇，在他們中間產生了個藝術家，正像意大利，荷蘭，阿剌伯或不論何處產生了一個藝術家一樣。我個人這樣想，所以很贊同莫斯科藝術院的史登尼斯拉夫斯基 Stanislavsky 的話，

他對我說道：“藝術的界綫是永生不滅的，暫過的現狀決不能根本改換牠。”我以為，藝術的目光祇注意在人們處於這種變換和暫過的背景中所呈現的美麗，悲劇和喜劇，什麼共產主義，資本主義，民主主義，獨裁主義都不能把牠怎樣改換，至於宗教家，疑神家，異端家，悲觀家也不能加以影響。人生的確是有的；在這裏面的一切，奮鬥而困苦，成功而歡樂，永遠是不改樣子的過去；他們的頭頂上不時有各種學理像雲霧般的飄着，可是另有一種偉大的智慧發出耀眼的光芒，照到這些學理上，有的降下來，有的變了黑暗，有的散了，有的消滅了，可是這智慧的來源却像物理化學一樣的神秘不可捉摸，雖然我們大家靠着牠能莫明其妙地成就了我們的存在和我們的今日。

我一天心裏存了這樣的觀念，到莫斯科藝術戲院去找史登尼斯拉夫斯基。他是個高大俊偉的老人，髮白，眼睛黃而有光，臉的總體是碩大堅強很動人的。他說今年八十歲，看樣子不過六十五歲。

他的秘書會講英國話。我最初問他在新制度下工作

的情狀，他雖沒有怎樣明顯的表示不滿，我却覺得他並沒有受潮流的感應。除了別的話他還說，要叫他自己，或他的同伴，或崇拜者去適合這新制度當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以前的時期很多困難；可是現在彷彿已經到了比較平易的時期了。起初，他們因為懷疑着資本主義，或有產階級學識的乘隙，竟剝奪了他的一切權利和工具，特別是藝術的權利，直到後來，稍稍平靜了些，纔讓他彷彿恢復了一部分。可是，要創新自我的作品，這種自由還是珊珊來遲哩。然而他以為，藝術的界線是永生不滅的，暫過的現狀根本不能改換牠的。“這裏現在和過去的都有不同的支派，特別在表面形式上，”他又說，當然就指着左派和右派說的，“可是慢慢地藝術已恢復了牠的本來面目——變成個可愛的人生返照。當然，我們也要從革命中採取牠的特長。”

“你想共產主義中已經產生了真的好戲劇嗎？”

“還沒有哩。可是單以紀事論，我們戲院裏編的渦輪時代 The Days of Turbines 和鐵甲火車 The Armored Train 已經好的了，更有我們的廖諾甫 Leonov 正在

編著一本新劇，那纔是好的。我自己幾時可以做一本出來，我自己也說不定。”後來他又接着道：“舞台和牠的藝術將來在俄國的政治上和教育上都要佔極重要的勢力，現在差不多已經這樣了。每一廠必有一個戲院；每一工人俱樂部必有一個演劇團。全俄今日都注意演劇。

他又告訴我，他覺得莎士比亞的古劇不應該用他們現在這種急進方式演的。這不獨損害牠，並且減低牠的地位。“的確”，他說道：“我並不是說俄國的青年不應該用別的眼光去觀察莎士比亞，牠不應照着他們怎樣感覺的去表演。可是像他們這樣擅自改竄，把牠的劇本改頭換面起來。祇暴露他們完全不瞭解什麼叫創造的藝術。藝術是一種有生命的整個兒的東西。我們人不能斬掉了一隻手拿一隻腳接上去。然而，這種急進式的試驗也許多少能給我們一些益處的。藝術最糟的現象是沒有急進或非急進的試驗。這樣藝術就停滯了。

他以爲裝飾與佈景，不論是左派右派，都祇是演員藝術的一種背景而已。這種是主張內心藝術——於外形藝術相反——的定論。

談話之後，我就到他這大客廳底下的本院博物館中去參觀。這裏面有許多著名劇本的手稿，還有名人的畫像和照相，還有戲裝，舞台佈景及支柱模型等等。

有一次，我在莫斯科的鮑爾曉依 Bolshoi（大歌劇院）中，看過一齣俄國的歌劇，劇名歌斯曼拉特 Esmeralda，是取才於魯俄的鐘樓怪人的，音樂由俄國某作曲家所著，可惜我已忘記了他的名字。歌劇的表演和跳舞都極美麗，可是音樂不怎樣好。歌女的首領蓋爾姿 Goltse，據說已經有五十八歲了，可看上去像二十歲的少女一樣活潑美麗。

在列寧格拉，我參觀過國家馬戲場和青年戲院。這青年戲院是一種帶宣傳性的理想家的劇院，想借此來改換青年們的社會心理的。我去的那晚上，大門口剛擠滿了大大小小十八歲至十四歲的男女孩子。這晚的戲目是希勒的強盜，可是原劇已給他們的經理，亞力山大勃倫善甫 Alexander Brenzev 改了些樣子，每一幕前都加一節楔子，把這齣戲和希勒的生活接連起來。戲院造得極好——寬大的座位打成一個半圓圈，使看客沒有一個離開

舞台過遠的毛病。舞台佈景極可愛。各幕變換得極快，繩上吊着一排銀色的長柱，可以隨時移動成各種位置，然後再改換一些佈置，佈景就改換了。看那些青年觀眾掌聲如雷，笑的，歎的，落淚的，足見他們是十分感動。開戲以前及休息期間，有一種表格分散給孩子們，教他們把對於這齣戲的感想寫上去。經理們以為從這些表格，和報紙上的紀載及藝術批評等上面，可以找出他們將來計劃的趨向。

我們且把共產藝術怎樣可以成立，何時可以成立，種種問題留給別人去決定，現在再來講講今日俄國文藝界的活動。若把托爾斯泰，杜格涅甫，柴霍甫，陶斯退益夫斯基，郭果爾——簡括說，俄國文學黃金時代的整個兒燦爛的光榮來比今日，那麼這一羣共產文藝家真顯得瘦弱的可憐。我已經屢次說過，俄國今日所經歷的病痛悲劇足使國家和人民全都包圍着無常，淡漠，即不說是凶險的空氣中。那麼共產主義就能醫愈這些病痛嗎？再不要去相信牠。可是他們一般的著作家，戲劇家，詩人，批評家的意見却跟我完全不同。德費梯耶柯夫 Tretyakov，他

就以爲生活固然是凶險危殆，可是共產主義却能給以助力，所以牠是值得發揚光大的。“難道說永久可以嗎？”我問。“那，不論怎樣目前牠是重要的。”爲了這個問題我們交換着哲理的辯難，有時竟爭論起來，可老是笑嘻嘻地一壁喝着酒。他樣子是個左派中的健者，從他的共產性的談論中，我知道他是反對一切不以高舉而致用的意義爲目的的文學作品——小說，戲劇，甚至詩！看他住的宿舍，純粹是實用式的，簡直沒有一點兒裝飾，我就知道他對於建築的眼光一定就是這樣了。祇講實用。赤裸的，甚至沒有色彩的實用。一間像箱子般的房，格子的長窗，却是直綫，內部沒有一點裝飾，外面漆着暗灰色。可是，走進他這座公寓的大門時，我却見牆壁上漆着種明藍色，心裏纔懷疑這種顏色究竟有沒有實用的。

就是衆口稱誣的詩人馬耶柯甫斯基 Mayakovski 也是這個樣子。他是個大幹子，白臉蛋，有動力的，樣子像一位拳師，穿着像一個戲子。他的一切是專爲機器時代生的，目的在解放俄國的潛力——精神上的潛力，達到更佳的境界。（好，也許可以的。我們美國也在機器時代

中，可是我還沒有看到精神上的解放。) 祇是他跟別人有些兩樣，他不怕他自己的人格會消沉在共產主義密接的計劃中的。不管什麼馬克斯和德羅斯基，也不管他自己已是共產黨員，他總以為個人的人格是應當保存的，不論是共產主義與否。可惜我沒有機會和他說詳細的解釋。

還有一位批評家叫勃利克 Brikk，同他美麗的夫人李麗區卡 Lilichka，一位過了青年的美婦人，眼睛和皮膚上都有普通俄國智識階級都有的一種倦意。他那潔白的廣額是俄國婦人特殊的美點；明淨，聰慧的眼睛，一種眩人的微笑。在茶會桌上，她是莫斯科左派和 AARR 的中心。

在這左派或實利主義者的一羣裏還有一個李奧奴佛 Leonov 是風暴 Storm 渥利的農人 The Peasants of Wori 及賊 The Thief 的作者，年紀還不過二十多歲。還有卡孟 Carmen，克利賓柯甫 Klebinkov，勃羅梭甫 Brusov 和畢納克 Pilnyak 等，都是小說家或詩人，可惜他們的特點我祇能從傳言中模糊模擬，除了他們左傾的色彩却是衆口一辭的。然而一句話却可以說的，不論小

說，詩，戲曲，甚至散文，我始終沒有聽到那一篇有十分超越的價值，很多保守派可靠的批評家和讀者告訴我，革命以後，雖受着共產主義的感化，文藝的成就，沒有一點可以比美專政政治之下或者共產黨不願說的皇朝資本主義之下的瑰麗光采，超越更不必說了。

講到圖畫，彫刻，音樂，牠們的成就也沒有異樣。的確，在各種事業中，到處有極大的活動。不光在莫斯科和列寧格拉，就是全俄大大小小的城市中，到處可以看見新興而被鼓勵的共產社會中的那班青年學生在那裏展覽他們的圖畫，蝕鏤，彫刻等等。這些學生和外來的畫家多有一種共產主義中根本上或精神上改造的意義或力量，把這種旨趣表現出來——我們可以說，這種旨趣的根源，實在就來自三十年前法國所盛行的那種怪異莫測至今不可究詰的未來派運動中。可是不。在卡柯佛，開佛，羅斯都佛，梯佛利斯，奧特賽，即連莫斯科和列寧格拉及其餘各城中，我徧找也不能發現與戰前歐洲藝術的傳統有什麼裂痕的可見。

的確的，除掉了這兒那兒採取了些革命題材以外，我

所看見的一切。就不論精神上，即在技巧上也沒有跟以前成績有分裂的痕跡。風景畫，跟今日歐美一百個著名畫家相比，也找不出一點兒特異；風俗畫及畫象與彫刻，不論那個作家，那樣題材，都找不出包涵著什麼特殊的，且不說精粹的要點，可以代表這共產主義勃興的大變。可是到處却在熱鬧地討論着什麼左派右派，什麼藝術必須要實行可以應用的。當然，我許沒有看得全。可是，倘然我果真找到過一個愛因斯坦 Einstein，一個跟范葛夫 Yan Gogh，馬帝師 Matisse 或戈根 Gauguin 相類的人，我立刻就要高興地嚷開來，以為在這個經濟和社會的大變動中最少已有了這一些成績。可惜我毫無發見，也許是自己懶惰愚蠢的緣故，祇覺得沒有什麼可以使我們這資本主義束縛的外世界看見了足以驚心悚目，駭為新奇的東西。

就是音樂也這樣。正像圖畫一樣，工人俱樂部裏的音樂團體中也有很大的活動。什麼交響樂隊，合唱隊，樂器隊，到處組織着，把佳妙的音樂傳佈到紅軍中的農民和兵士中間。可是，要找一個林斯基——高薩柯夫 Rim-

sky-Korsakov 或柴霍夫斯基 Tchaikovsky 彷彿還不能有。也許可以原諒他們說，太快了，比着過去，這也是確的。我知道，在革命以前，音樂學校和音樂院是祇為社會中優越的團體享受的。的確像共產黨所說的，革命前的音樂是貴族們和智識階級可憐的奴隸。現在他們要改革這些，所以在民衆教育委員會中有一專門部份，專責組織各種樂隊和樂器隊分散到全俄廣大面積的各處。新近在列甯格拉，粵特賽，梯夫利斯和其他各大城舉行着悲多汾的節目，列甯格拉和粵特賽自己已有了交響樂隊。政府對於各民族創設各族的音樂學校，表示贊同。可是這創新的音樂究竟是怎樣的——究竟是不是照着共產主義思想的趨向，精神上受着這大主義的影響，祇能到將來再看。

祇有俄國的電影，我覺得是最富生活力的，最富藝術性，而最合實用的。在這一種上，莫斯科的蘇維埃領袖們可以算真能把實利主義和共產主義闡入到藝術的各方面去。他們問，這不是教育和宣傳最偉大的一種介紹品嗎？當然是的。因為存了這種觀念，他們忙碌着把舊有的電影廠擴大規模，同時增建向來未有的大規模新廠。

據說，莫斯科政府督促着各電影廠經理趕造的影片，第一要喚醒被壓迫的民衆，知道共產主義的重要和價值，再把帝政時代的種種罪惡來反襯出新共產時代無上的幸福。

這種影片在我們美國也常看見的了。比仿像，鮑登金 Potemkin，可怕的伊梵皇 Czar Ivan The Terrible，黑暗的勢力 The Power of Darkness，聖彼得堡之末日 The End Of St Petersburg 等。我看後的感想，不能說不好（覺得比我們美國或好萊塢的出品好得多。）可是在俄國時——在莫斯科和別處——我還見過更好的，特別像風暴 Storm 和廖仁斯基的婦人 Women Of Riojansky。前者是表現南俄的內戰，後者是表現鄉村中的生活，攝映的精妙都是我見未所見。據我看，這兩片是電影界中最上乘的精品。

列甯格拉蘇聯電影廠 Leningrad Sovikino 是一切蘇維埃電影廠中規模最大的一處，管轄指揮全省八百處電影院的表演。廠基佔地七英畝，雖比不上好萊塢那些電影廠的面積，事業却比他們做得大。革命以前，這座房

子本來是一個大遊嬉場，裏面有跑冰場和種種娛樂。現在這片跑冰場已改為攝影場，四十幕戲景可以在同一時間攝取。我到那裏的時候，他們說，剛忙着預備一種大計劃，大家都感覺到自己責任的重大，前途的光明。他們的經理們當然沒有大薪水，大房子，演員也沒有電影皇，電影后的種種。總經理——一個猶太人叫格林飛突 Greenfield —— 每月薪金不過三百羅布，明星最高的薪額也祇有每星期五百羅布。（合美金二百五十元。比着好萊塢差得遠哩。）然而，他們也有汽車，也有夫役，也有各種助手，指揮忙碌，扮演熱鬧。

在列甯格拉我曾經跟格林飛突談話，請教他對於藝術的觀念，不料他是個保守性的人，不願多說，祇知表演的。在莫斯科我却遇見了蘇聯電影廠的經理愛孫斯坦 Serge Eisenstein 倒是極喜歡討論，並且是我所見的一切經理中最傾向共產主義的一個。他是個共產黨員，是個二十九歲的美貌青年——身材短小健碩，孩子般的漂亮臉蛋，一對藍眼睛，一團又厚又拳的頭髮。他的房間，在一座六間房的屋子中的一間，照着莫斯科的習慣，這一

座屋子裏也住着六個家庭。跟紐約或別處電影經理的住宅比當然再小也沒有，可是在莫斯科却是很大的了；他特地在四壁上畫着牛眼般的彩色螺紋，把這間屋子裝飾得像樣一些。書桌上放着一張美國打奶油機器的新廣告，或者也算是裝飾品的吧。散佈在四壁上的還有許多俄國電影界名人的照片。

我進去的時候，瞥眼看見他那隻床，又大又舒適，簡直是俄國罕見的東西，心中不覺暗地歆羨。他微笑地道，這是他到莫斯科附近一處美國人經營的農村中去攝景時買來的。

我當時就問他俄國電影事業的普通組織法。他說，這純粹是一種政府的事業，歸教育部直接統轄，可是特別劃開的一種教育事務，另有管理專員。也像美國一樣，有嚴肅的監督，所不同的，這兒是政治性質，美國是道德性質。他又說，近三年來，俄國出產的影片中他以為偉大的也祇有三四種，鮑登金（他自己的作品）是一種，從郭爾基 Gorki 作品中編出來的母親鮑陶甫基那 Podovkina，Mother 也是一種，其餘我都沒有看見過。他以為像鮑

登金這樣的影片是純粹的自然派，跟西方式的影片是完全不同的，所謂西方式就是模仿美國各種派別的出品，那就不是人生活紀實的作品了。（可是他自己的作品又何嘗真能這樣呢？）他又說，政府管轄中當然還有別一種經理員是專管教育影片和科學影片的，這就專以教育和科學為目的的了。

講到電影的藝術——特別提到他自己的大片子——他以為最好最偉大的影片，第一，應該沒有組織，沒有戲劇性的故事，祇有近詩意的圖畫；第二，應該沒有以此為職業的演員，祇就攝景的街道或地點中攝取普通的民衆。這種纔是好影片，做得好就差不多是最偉大的藝術。提到他自己的影片，他很仔細地解釋給我聽，說這種辦法是決計可能的，因為在他的作品中，從沒有計劃過大規模戲劇性的佈景，祇在他週圍的社會中攝取普通的日常生活，採取牠自然的戲劇。比仿他最近攝成尙未公演的總綫 *The General Line*，他以為是表演合作制怎樣可以發展一個窮苦鄉村敘述體的模型。這種，他以為，纔是偉大的藝術。

我聽了他這種思想覺得有趣，後來就去看這總綫的私演。這裏面包涵着一大串寫實的村景——比仿，一幕實地攝取的宗教巡遊隊；一個政府模範牛場；一幕中表現一個窮苦的農婦向富農借一隻馬去收穫等等。那一對富農夫婦簡直包着一身的肥肉，他們的畜牲也這樣，加以他們原人式的奢華，給觀眾一種封建時代貴族的影像。那肥妻出現過一幕之後，就跟着映一隻蠟製的肥豬，風騷地擺動。跟這婦人一種比擬的映象，真是十分相像，十分滑稽。作者堅持着說，這張片子有真實的價值——因為牠忠實地表現隨處可以遇見的人生。然而，若說到典雅的價值——好——

他的十月 October，在紐約公演時名聖彼得堡之末日，我也看過。牠的價值不必再多言煩述了。

講到出品的造價——十月用五十萬羅布。可是愛孫斯坦所得佈景的代價祇有六百羅布。總綫造價計七萬五千羅布。女主角月薪祇有一百五十羅布。然而藝術戲院裏的一位著名的老演員，叫廖尼杜甫 Leonidov 的，却每日得薪一百羅布。那你就可幻想到他那種純粹貴族

性，絕對非共產的態度了。

我說，據我個人的意見看來，以個人內中心的戲劇總是重要的——描寫個人的舉止，驚恐，喜悅——因為我們要感到或表現出羣衆和牠的幻夢，勢必要借個人做一種模型。然而，他却不讚成。

說一句總括的話，俄國的共產勃興，沒有什麼別的成就，祇把藝術各分野中的工作者混淆了目的，擾亂了趨向。政府決心要成立一種政治學識，於是盲目地實踐進行，或暗地輸資，或用強力壓迫，即未能確定牠奴役了藝術，却已陷害了藝術。然而，藝術自有牠的本質，自有牠不易屈服的力量，所以至今他們還沒有真正擾亂一切或成就什麼確有價值的結果。帶着些宣傳性或實利性的好畫，好書，好戲劇，好電影，也不能算少。然而，要找再進一步的——不——還沒有出現。

可是，政府對於現代藝術界中的工作者和幻夢者雖堅持着宣傳的主張，同時却建設起種種博物院來保存絕端反對他們主義的大作家的手稿紀錄，凡詩人，畫家，彫刻家等等，莫不儘量收納，這真是很反常的現象。因為，

從這一點看來，彷彿共產黨並不想抹殺古藝術的價值，雖然牠努力着在壓制新藝術。比仿說，在列甯格拉就有一座郭果爾博物院和柴霍甫博物院，在莫斯科有一座託爾斯泰博物院。在託爾斯泰博物院裏，有這位作家和他家屬的無數照相，座像，彫刻，作品的各種版本，遺物，圖畫，一個臨死時的面罩，一張作者極大的畫像，年紀已經很大，坐在石堆上望着黑海。我想給牠題字道：（毫不左傾！）

走遍俄國，在大大小小的城市中，到處可以遇見這種博物院和陳列館，保存着做舊政府特別基礎的各種遺物，或附屬在舊日資產階級中的資本家和理財家財富嗜好的各種紀念品，足見現政府表面上雖痛恨這些資本主義或拜金主義的藝術，實在都在那裏謹慎保存，並還特設博物院部專管此項事務。可是爲什麼呢？這種表彰，對於共產主義下的孩童們精神上祇有一種影響，那就是顯示出舊時代非共產的社會制度中種種可恨的階級懸殊，奢淫誘惑，儘量地用着種種方法表示當時個人的威權，財富，罪惡，鄙俗，卑陋等等。同時共產黨人彷彿以爲這

一切已受過藝術的洗禮，所以不必毀棄的了。可是，現存的藝術家，不論新舊，除非他是信仰實利主義的，或贊同這些理想家的主張，能附和他們的言行的，其餘都得不到一些兒政府的鼓勵。

〔附錄〕 在討論俄國藝術問題的時候，我總要聯想起那一次到耶斯那耶包利耶那Yasnaya Polyana 去訪托爾斯泰的故居。那是離莫斯科五十俄里的一塊地產，面積約佔七十五或八十英畝，現由政府保存着做一種紀念。我從莫斯科動身的時候天氣極冷——結實的俄國冬令——到那裏，什麼東西都蓋滿了雪，‘那斯那耶，包利耶那’的原意，本來是‘森林中的田地’，所以那裏到處都是松樹和樺樹。溫度是零度下六十度。我們在最近的車站上僱定了一架破舊的雪橇——邀請的外賓不用付錢的——來到這座二層樓白色舊房子的門前，一個水汪汪眼睛的管屋子的人給我們開了門，引導我們看幾間房間，還保存着託爾斯泰住在那裏的原樣。當時，屋子裏沒有生火，很有一種枯寂的景象，簡陋的樣子正像普通的美國

農家。一間起坐間而兼餐室的大房間，裏面放一隻長桌子和一隻大鋼琴，牆上掛着拉賓 Rapice 畫的合家歡，另外一間空闊的小書房接連着臥室，這就是二層樓上的大概了。他臥室裏擺着的是窄小簡陋的床，一隻洗臉架，一面牆上還掛着他破舊的睡衣——簡直是一件破衣服了。他的晚年該是怎樣的儉約呀！

可是，在這屋子裏另一部份還住着他的女兒和他的姪女——他女兒是現任共產黨管理的一個鄉村學校的校長，他姪女也是這學校裏的音樂教員——那邊的現象却是很活潑快樂的。最少那邊的空氣是和暖的，器具是適用的。那位姪女已經是位老太太，會說一點兒英國話，很和氣地招待我們，請我們吃茶，麵包和牛油。她告訴我們，革命時她喪失了全部財產，不獨這樣，還給囚到監獄裏兩個月，理由沒有別的，祇因她有了錢就是資產階級——或可說就是一個吸血鬼。後來直到他們確定她是安分守己不足為害者，纔把她釋放出來。當時他祇有隨身一件衣服——破壞得很的——一個錢也沒有，就去找尋工作，最後找到了一處。可是她對於新制度却抱着一種

哲學的態度，並且還希望牠的日見興盛。她意思中彷彿覺得共產黨在俄國是可以成功的。她說，他們叫她終身住在託爾斯泰故宅裏的一間小房中，也很心滿意足了，雖然他很想到美國去。又說，託爾斯泰的小女兒，奧爾茄 Olga，待她最和藹。

這時候剛是託爾斯泰死後的十七年紀念，我被邀加入巡游隊去瞻拜他的墳墓，在那裏舉行紀念祭禮。我找見這位大小說家，詩意盎然地安眠在一叢松樹和樺樹的中間，樹影高深，蓋滿了白雪，可是，尊重他自己的意思，沒有立着墓碑。這一天，他上面堆堆滿了松枝。在我到那裏以前，早有許多鄰近託爾斯泰學校中的小孩圍着他的墳墓，把種種秋花在那裏給他裝飾點綴。大隊的人，村中的農民差不多二百左右，排着單行走着。當成年人到達的時候，孩子們就亮着可愛的俄國嗓子唱起俄國的舊喪歌‘永生紀念 Vechnaya Pamyat。於是託爾斯泰的一位共產黨的朋友，米羅柯夫 Malukov，站起來演說，申述託爾斯泰社會學理和人道學理的重要。跟着是奧爾茄演說她的父親，於是一個古怪短小的農夫，蓬鬆

的鬚髯，和氣而微笑的臉龐，演述託爾斯泰的生活和工作怎樣影響到他一生的思想。此後大家都到託爾斯泰的故宅中去聚餐，吃完了飯，客人都聚在起坐間裏聽留聲機器中託爾斯泰用英，德，法，俄幾國語言的演說。他英語和德語口齒都很清晰而有勁。此後，他的姪女演奏他生平最愛的曲子，柴霍夫斯基的交響曲，悲愴 Pathétique 和曉邦 Chopin 的葬禮進行曲。於是又有一班本地農家孩子組成的歌唱隊又唱了一曲獻給他——也一樣是動人有色彩的聲音。此後，又有一位著名的俄國女科學家，從前也是託爾斯泰的朋友，從各種傳記行述中選讀託爾斯泰在耶斯那耶包利耶那的生活，此中有一本是史登尼斯拉夫斯基做的，專述戲劇家和愛好舞台藝術的託爾斯泰。她又宣讀一篇託爾斯泰未經發表的小說，專描寫他的幾位姪女的，剛纔奏琴的那一位就是書中人之一，那舊家庭生活就在這間屋子裏。最後的一節又是那位託爾斯泰派穿破衣的農民，祇在七年前他纔初學寫讀，現在羞縮地站起來却背誦着自己讀過託爾斯泰的新詩。這時候，他在做共產學堂的管門人。衣服是襤褸污穢，背上掛着

一個小行囊，腳上穿着大氈靴子，可是在他臉上却有小孩般，天使般的微笑。也許是一種沉默而不求榮達的性情。

到了半夜，我纔坐了雪橇，在冰雪中走了二十英里多纔趕到多拉 Tula 城，搭着早上二點的火車回到莫斯科。

琵琶詞侶詩畫集

浩文譯

實洋二角

英國黃面誌的藝術編輯，黑白畫的創造者，他的詩在我國從沒有人提及。原因是他的詩集的原本不易購得，恐怕我國還沒有人讀到過。茲由本店重價覓到一冊，請浩文先生譯出，再用上等紙精印并附琵琶詞侶自作插圖多幅，及自畫像一張，價目低廉，祇售大洋二角。我們是奉寶貴的東西不應獨佔的意思。愛畫的愛詩的愛收藏的都得來買一本。

烏 賽 羅

莎士比亞著

朱維基譯

Dramatis Personae

威匿市的公爵。

勃拉朋丟，一個元老。

其他的元老。

格拉蒂諾，勃拉朋丟的兄弟。

羅杜維珂，勃拉朋丟的親族。

烏賽羅，摩爾人。

該茜莪,他的副都統。

依俄,他的旗官。

羅特里俄,一個威匿市的紳士。

蒙太諾,烏賽羅以前的雪潑勒司的長官。

小丑,烏賽羅的從僕。

黛絲黛毛娜,勃拉朋丟的女兒和烏賽羅的妻子。

愛彌麗霞,依俄的妻子。

皮安伽,該茜莪的情婦。

水手,信使,通報者,軍官,紳士,音樂師,和隨從。

地方:威匿市;雪潑勒司的一個海口。

幕一

景一。威匿市。一條街道。

羅特里俄和依俄上。

羅。 啐！不要對我說；我把這個當作十分不稱的
你，依俄，你有我的錢袋
好像裏面的錢是你的一樣，會知道這件事情。

依。 依上帝的血，但你不曾聽我說；
我若夢到過了這樣的一件事情，
畏避我。

羅。 你對我說過你把他含恨在心。

依。 你可以輕視我倘使我不。城中的三大人物，
親自請求他要做他的副都統，
在他手下，——依人的信心，
我知道我的身價，再低的位置和我不配，——
但是他，愛他自己的驕傲和主意，
躲避他們，用一種浮誇的委婉辭
可怖地充滿着戰爭的語句，
在結束的時候，
不聽從我的中央人的話；因為他說，‘真的，
我早已選定了我的職官。’
他是誰？

實在的，一個偉大的算術家，
一個叫做該茜我的弗洛倫司人，
一個幾乎沉淪在一個美麗的女人中的人；
從不曾安排一個隊伍在戰場上，
關於軍隊的佈置所知道的
不比一個紡績女所知道的多，除了書上的學說，
在這些學說裏穿了衣袍的元老能像他
一樣有把握地獻議；僅僅的空談，沒有實練，
是他所有的戰術。但他，先生，却中選了；
我，他親眼看見我的證據
在羅地司，在雪潑勒司，在其他
耶教和異教的地方，却要處在
欠債者和放債者，這個守櫃者，的下風底下不響。
他不久定要做他的副都統，
我呢——上帝禁止這句話！——做他的旗官。
羅。 上天，我甯願做他的絞刑手。
依。 哼，有什麼辦法；這便是那服務的可咀呪的
地方，

陸任由信扎和感情取決，
不由那已定的陸任次序，在這裏面
第二應該接任第一。現在，先生，你自己想
我應不應該有這個義務
去愛載那個摩爾。

羅。 那末我不追隨他了。

依。 哦，先生，你得了罷；
我追隨他爲要盡我的責任。
我們不能大衆做主人，一切的主人
也不能都被忠實地追隨。你會看見
許多盡責的和彎曲了膝的僕人
他們，溺愛他們自己的最嚴厲的束縛，
消耗他們的光陰，十分像他主人的驢子，
只爲了些乾量，當他老時，被革職。
給我鞭打這種誠實的奴僕！還有些人
他們，穿着責任的模樣和外貌，
仍舊把他們的心侍候他們自己，
只把服役的假裝丟在他們的主人身上，

因此致富，當他們繡了他們的衣服時
對他們自己朝貢，這些人有些靈魂，
我顯出我自己要做這樣的一個。因為，先生，
這好像你是羅特里俄一樣的真確，
假使我是摩爾，我不願做依俄。
在追隨他時，我只追隨我自己；
上天是我的公判人，我不是為愛載和盡責，
但假裝着這樣，為了我私人的目的。
因為當我外面的舉動在外面的禮貌上
真的顯出我的心的原形和真相時，
不久以後我便會把我的心戴在袖口上
給小鴉們去啄食；我不是我顯出來的那樣的人。

羅。那厚嘴唇的人會有怎樣十足的命運，
倘若他能這樣下去！

依。喚起她的父親來，
吵醒他；使他去追他，破壞他的歡樂，
在街上當衆宣佈他；煽惑她的親族，
雖然他居住在肥沃的田地上，

用蒼蠅去磨難他。雖然他的快活是快活，
但要把這種煩惱的變化丟在牠上面
使牠要失去一些光彩。

羅。這裏是她父親的屋子；我要大聲叫喊。

依。做，用一樣的尖銳的聲音和可怕的喊叫
好像當，在晚上和由於不慎，火災
在人口衆多的城中給人窺見時。

羅。喂，喂，勃特朋丟！勃拉朋丟先生，喂！

依。醒呀！喂，喂，勃拉朋丟！賊！賊！賊！
看看你的房屋，你的女兒，和你的箱篋！
賊呀！賊呀！

勃拉朋丟在上現出，在一窗前。

勃。爲什麼要這樣可怕的叫喊？
那邊什麼事情呀？

羅。先生，你府上的人都在家麼？

依。府上的門鎖麼？

勃。 好奇怪，爲什麼要問這個？

依。 依天發誓，先生，你是被偷了；爲禮貌起見，
穿上你的長衣；

你的心是分裂了，你失去你一半的靈魂。

即使現在，現在，就是現在，一隻老的黑公羊

正在撞着你的白牝羊。起來呀，起來呀；

用鐘聲叫醒發着鼾聲的百姓，

否則惡魔要把你做一個祖父了。

起來，我說。

勃。 什麼，你發狂了麼？

羅。 最尊教的先生，你聽出我的聲音麼？

勃。 聽不出；你是誰？

羅。 我的名字是羅特里俄。

勃。 更不歡迎；

我會命令你不許徘徊於我的門前。

實實在在的你聽我說過

我的女兒不是爲你的；現在，在瘋狂中，

吃飽了飯和喝醉了酒，

憑了惡意的勇氣你真的
來驚擾我的安靜。

羅。 先生,先生,先生,——

勃。 但你得要相信

我的精神和地位裏面有力量
可以使這件事情對你傷心。

羅。 耐心些,好先生。

勃。 爲什麼你對我說賊偷?這是威匿市;

我的屋子不是一所幽僻的農屋。

羅。 最嚴肅的勃拉朋丟,

我帶着一顆簡單純潔的靈魂來到你處。

依。 依天發誓,你是個不肯侍奉上帝的人,惡魔
若命你去侍奉。

勃。 你是一個流氓。

依。 你是——一個元老。

勃。 這個你須要擔認;我認識你的,羅特里俄。

羅。 先生,我會擔認任何的事情。但,我懇求你,
這是否是你的喜歡和最聰明的允許,

我見到是一半如此，你的美麗的女兒，
在這深更半夜的時候，
同着一個不壞也不好的引導者
就是一個普通的奴僕，一個搖盪舫者，
轉送到一個好色的摩爾人的粗魯的擁抱中，——
倘若這是經你知道並且得到你的准許的，
那末我們對你犯了大膽和唐突的過錯；
但你若不知道這個，我的禮儀告訴我說
我們懲做了你的過錯。不要相信，
違反一切禮節的意義，
我這樣玩弄你的尊敬。
你的女兒，倘若你不給她准許，
我再說一次，做了大逆不道的事情；
把她的孝道，美麗，智慧，和命運
縛在一羈這裏和隨處轉徙
流浪的異國人身上。你自己馬上去查問；
倘若她在她的房間內或是你的屋子中，
讓國家的刑罰行在我的身上

爲了這樣欺惑你。

勃。喂，打起火石來！

給我一支燭！叫起我全家的人！——

這件事情不是不像我的夢；

對牠的信心早已逼得我緊。——

光，我說！光！

〔在上面下。

依。別了；因爲定要離開你。

這對於我的地位不宜且也不利，

被找出來——我若遲留，我會的，——

叛反摩爾；因爲，我知道，政府，

雖然這件事情會用一些譴責煩擾他，

不能安安全全的把他拋棄，因爲

他對於雪潑勒司的戰事有這樣的呼聲，

即使現在還繼續着，無論如何

他們沒有像他那樣有能力的人

領導他們的事情；在這一方面，

我雖然恨他像恨地獄的痛苦一樣，

但是，爲了目前生活的需要，

我定要顯出一面愛護的旗號，
這真是僅僅的一面旗號。你若一定要尋到他，
把你叫起來的人引到薩及太萊去；
那邊我要和他在一起。所以，別了。 〔下。

勃拉朋丟，和拿着火把的僕人在下面上。

勃。這是一件太的確的罪惡，她是去了，
我的可恥的餘生要遇到的
除了辛酸沒有什麼了。——現在，羅特里俄，
你在那裏看到她的？——不幸的女孩呀！
你說和摩爾在一起麼？——一個怎樣的父親呀！——
你怎樣會知道這是她呢？——哦，她出人意料之外的
欺騙我！——她對你說過什麼？——再拿些燭來！
叫醒我完全的家人！——你想他們結了婚麼？

羅。的的確確的，我想他們結了婚了，

勃。天呀！——她怎樣出去的？——哦，血的背
叛！——

父親們呀，此後你們不要信託你們女兒的心
依你們看見她們的舉動。——有沒有
青春和處女的美質會被牠們盪惑的
魔法麼？羅特里俄，你有沒有聽到過
這些的事情麼？

羅。 是的，先生，我真的聽到過的。

勃。 叫起我的兄弟來。——哦，但願你們捉住了
她！——

一些人走條路，一些人走另一條路。——你知道
什麼地方我們能捉住她和那摩爾人？

羅。 我想我能發見他，倘若你
有好的人手和我一同去。

勃。 請你，引路罷。——我要叫醒每個人家；
我能視察多數的人家。——喂，拿好兵器！

叫醒幾個晚上的特別官。——

前進呀，良善的羅特里俄，我要報答你的勞苦。〔下

景二。另一街道

烏賽羅，依俄，和擊着火把的隨從上。

依。雖然在戰爭的事業裏我殺過人，
但我把這個當作良心的事情
不去做預計的謀殺；有時我缺乏
刁惡來侍奉我。有九次或十次
我想過要在這裏脅骨下戳刺他。

烏。還是像現在這樣的好。

依。不，但他多說話，
並且對你的名譽說出這種卑賤
和氣人的話
甚至，帶着我所有的一點兒美德，
我真的難能饒恕他了。但，我請求你，先生，
你果真結了婚麼？請確信這個，
元老是十分被人愛戴的，
在他的勢力上有像公爵一樣有力的
權柄；他要使你們離婚，

或把法律要給他使用的
什麼約束和痛苦放在你們身上，
這法律他用盡全力使牠施行。

烏。 讓他行他的惡意；
我為公爵所做的功績
會壓下他的控訴。這還要給人知道呢，——
當我知道誇矜是一個榮譽時，
我要使人知道——我從皇族的人那裏
取得我的生命和身體，我的功勞
以恭敬地得到像我現在所得到的
一樣可以驕傲的命運；因為你要知道，依娥，
倘若我不為了愛那溫柔的黛絲黛毛娜，
我不願把我的無家無慮的自由情形
置進在拘束和禁錮之中
爲了那海樣深的寶座。但，看呀！那邊來的是什麼光？

依。 那些是被叫醒的父親和他的朋友們；
你最好進去。

烏。 我不；我定要被尋見。

我的功蹟，我的名銜，和我無瑕的榮譽

會不誤的表白我。是他們麼？

依。 依及乃士發誓，我想不。

該茜莪，和幾個擊着火把的職官上。

烏。 公爵的僕人，和我的副都統。——

祝你們晚上好，朋友們！

有什麼消息？

該。 公爵問你好，將軍，

他需要你的火速的朝見，

即使馬上。

烏。 什麼事情，你想？

該。 從雪潑勒司來的事情，我若能猜想。

這是火急的要事；就是今天晚上

海軍的軍官前後踵接着的遣來

連續不斷的信使，有許多的元老，

被叫醒了集合起來，早已在公爵那裏了。

你是火熱地被召着：
當在你的住處找不到的時候，
元老遣出了幾乎三隊的人
要尋你出來。

烏。 給你尋到了是再好沒有了。
我到屋子裏去消耗講一句話的時候，
然後和你一同去。 下。

該。 旗官，什麼事使你到這兒來的？

依。 依天發誓，他今夜上了一隻陸上的大船；
倘若他證明出是一件合法的戰利品，他是永遠定了。

該。 我不懂。

依。 他是結了婚。

該。 同誰？

烏賽羅又上

依。 聖母呀，同——來，將軍，你去麼？

烏。 我和你一同去。

該。 這裏有另外一隊人來找你。

依。 這是勃拉朋丟。——將軍，請謹慎些；

他不懷着好意來的。

勃拉朋丟，羅特里俄，和拿着火把和兵器的職官
上。

烏。 喂！那邊站停！

羅。 先生，這是摩爾。

勃。 打倒他，賊！

〔兩方面拔劍相向。〕

依。 你，羅特里俄！來，先生，我是爲你的。

烏。 插進你們的明劍，因爲晚露要使牠們生銹。

良善的先生，你更能指揮你的年歲

且指揮你的武器。

勃。 哦你下賤的賊，你把我的女兒藏在那裏？

你是可咀呪呀，你用妖術迷住了她，

因爲我可以講給一切有意識的人聽，

倘若她不是束縛在魔法的鐵鏈中，

一個這麼嬌懶，美麗，和快樂的女孩，
這麼的反對結婚甚至她躲避
我們地方上的有錢和文雅的青年，
會蒙上一片普遍的譏嘲聲
從她的保護人那邊逃到像魯這樣的
一個東西的醜惡的懷抱裏——出於威嚇，不因為願
意。

願世人判斷我，這是不是意義明顯的，
你把卑劣的妖術施用在她身上，
用那些使意志懦弱的藥品和礦物
破壞她纖弱的青春。我要把牠對簿公庭；
這事情想起來是可能並且明顯的。
所以我把你當作一個找害世界的人，
一個施行為法律所禁止的妖術的人，捕捉你——
捉住他；倘若他違抗，
不顧他的危險的降服他。

烏。 你們住手，
傾向我一方面的人，和其餘的人

倘使挨着我戰，我要知道我要演的，
用不着一個提示人。——你要我到什麼地方
去回答你這個控訴？

勃。 到監獄裏去。

直到相當的時候法律和合法手續
召你出來回答。

烏。 我若服從了怎樣呢？

公爵怎麼能夠因此滿意，
他的信使在我這裏的四周，
爲了國家堅急的要事，
要把我帶到那邊去？

職官一。 這是實在的，最高貴的先生；
公爵是在會議，你大人自己，
我確信，也在被召之列。

勃。 怎麼！公爵在會議！
在這樣深更半夜的時候！——把他帶走。
我的不是不重要的事情：公爵他自己，
或是我的任何的同事，

只能感到這個傷害好像是他們自己的一樣；
因為這種的舉動若能安穩的過去，
終身的奴隸和異教的教徒要做我們的大官了。〔下。

景五。會議室。

公爵和元老們圍桌而坐；職官們侍候着。

公。 在這些消息裏面沒有相合的地方
使我們與牠們以信任。

元一。 真的，牠們有些不合；
我的許多信上說一百零七隻戰船。

公。 我的，一百四十隻。

元二。 我的呢，兩百隻；
但雖然牠們敘述得不準確，——
在這些情形上，報告的是猜測，
常有差異的地方——但牠們都證實
有一隊突厥的艦隊，並且在向雲潑勒司開來。

公。況且，判斷是夠可能的；
我不這樣拘束在那錯誤之中
但從大意看來我敢承認
有可怕的意義。

水手。（在內。）喂，喂！喂，喂！喂，喂！

戰官一。從戰船上的一個信使。

一個水手上

公。現在，有什麼事情？

水。突厥的兵隊預備到羅地司來；
所以安石洛大人盡我到這裏
報告政府。

公。你們對於這個變化有什麼說的？

元一。這是不會有的，
用任何理性的證驗；這是一種虛炫，
使我們有錯誤的眼光。當我們審量
雪潑勒司對於突厥的重要，

並讓我們自己只要再聽清
既然雪潑勒司比羅地司對於突厥更有關係
所以他能夠用爭鬥的更大的巧妙維持牠，
因為牠沒有站在這種戰爭的情形中，
却完全缺少羅地司所有的
那種能力，——我們若作如是想，
我們不能把突厥當作這樣的愚拙
會放棄那和牠最有關係的最新得到的地方，
疏略一個容易和有利的企圖
而去開始一種無益的危險。
公。 是的，完全可以相信，他不會去得羅地司。
職官一。 這裏還有消息。

一個信使上

信。 可敬和仁慈的烏吐門人，
把他們的路程轉向羅地司島，
在那裏把他們和一隊後來的戰船聯起來了。

元一。 噯，我也這麼想過的。——你猜多少？
信。 有三十隻；但現在他們又週遊
他們回去的路程，用誠懇的外貌
帶着他們的目的向雪濱勒司去了。——
蒙太諾大人，你的可信託的和頂勇敢的僕人，
以坦白的責任這樣報告你，
並請你相信他。

公。 那末一定到雪濱勒司去的，
洛起珂司，他在那城中麼？

元一。 現在他在弗洛倫司。

公。 我們寫信給他；十萬火急的傳遞。

元一。 勃拉朋丟和那勇敢的摩爾來了。

勃拉朋丟，烏賽羅，依俄，羅特里俄，和戰官們上。

公。 勇敢的烏賽羅，我們立刻要用你
去攻打我們的公敵烏吐門人。——

〔對勃。〕我不看見你；歡迎你，溫良的元老；

我們今夜缺少了你的建議和你的幫助。

勃。我也缺少你的。陛下，原諒我；

也不是我的地位也不是關於大事的我所聽見的任何
事情

把我從我的床上叫起，也不是普遍的關心

捉住了我，因為我的私人的悲傷

是這樣鮮血噴人和無可忍受的性質

甚至牠把其他的憂愁吞沒不見

而牠仍舊是自己。

公。為什麼，什麼事情？

勃。我的女兒呀！哦，我的女兒呀！

公爵和元老們。 死了麼？

勃。是的，在我。

她是受欺了，從我那裏偷去了，並被

符咒和庸醫所賣的藥品弄壞了；

對於一個生性這樣不願致誤的人，

不殘缺，不盲目，神經也不錯亂，

沒有妖法不能這樣的。

公。不論他是誰在這卑賤的舉動中
這樣引誘你的女兒失去自身
和欺騙你失去女兒的，那法律的血書
你要親自讀出最嚴厲的解釋
照你的己意；是的，雖然我們自己的兒子
是你的控訴的主動。

勃。我卑謙地感謝你的仁慈。
這裏便是那人，這個摩爾，現在看來，
你的爲了國家大事的緊急命令
把他召到這裏。

公爵和元老們。我們十分的不樂。

公。〔對烏。〕在你一方面，你對於這個有什麼說
的？

勃。沒有什麼，這是如此的。

烏。最有力，最嚴肅，最可敬的諸位，
我的最高貴的和最可頌讚的主人，
我拿去了這個老年人的女兒，
這是頂確實的；確實的，我和她結了婚；

我的過犯的頭和面，只不過
到了這個範圍，再沒有什麼了。我說話粗魯，
也沒有福分會說溫柔的言語；
因為自從我這雙手臂用了七年的精力，
到現在四個多月已過去了，牠們曾使用
牠們最親愛的行動在張起營幕的戰場裏，
關於這個極大的世界我能說的是很少，
除了屬於紛亂和戰爭的事業，
所以我為我自己說話時我不大會
尊敬我自己的功績。但是，依你們的仁慈的耐心，
我要為我的完全的愛情的途徑說出
一個簡明不飾的故事；用什麼藥品，什麼妖迷，
什麼咒語，和什麼有力的魔法，——
因為我我是被控訴使用這種法術，——
我得到他的女兒。：

勃。 一個從來膽小的少女；
生性是這樣的淑靜甚至她心裏的衝動
也會使牠羞紅起來；不管她的天性，

年歲，國籍，貞潔，和一切的東西，
她會愛上一個爲她所不敢正視的人！
這是一個殘缺不全的判斷
倘若牠要承認這樣一個完美的人兒
會這樣違反一切自然的規律，
並被逼去尋出狡猾的地獄的行動，
怎麼會這樣的。所以我再斷言一聲：
他用什麼能壓服血的混合藥品，
或是什麼念過了符咒的水
施用在她的身上。

公。斷言這件事情，不是證據，
你沒有比這些不重要的疑似的
稀薄的外形和可憐的或能性
更準確和更明顯的證驗去告發他。

元一。但是，烏賽羅，說呀：
你是否用簡接和強逼的方法
去壓服和毒害這個年輕女郎的情感？
或是達到這個用懇求和這種的公正的方法

如靈魂對靈魂會有的？

烏。 我懇求你們，

到薩及太萊去請那位夫人來，

讓她在她父親面前談論我：

你若在她的報告裏果真聽出我是卑賤的，

我從你們那裏所有的信任和職位，

不但要遞奪，甚至讓你們的判決

落在我的生命上面。

公。 帶黛絲黛毛娜到這兒來。

烏。 旗官，引導他們；你最熟悉那地方。

〔依俄和隨從們下。〕

直到她來，好像我對上天懺悔

我的血的罪惡一樣的真確，

所以我要真實地對你們嚴肅的耳朵

說出我怎樣的在這位夫人的愛裏成功，她怎樣的
在我的裏面成功。

公。 說出來，烏賽羅。

烏。 她父親很歡喜我；常常請我去；

常常盤問我的生命的歷史，
一年一年的；那些戰役，那些圍困，那些幸運，
爲我所經過的。

我把來講過一遍，即使從我的孩子時代
到他要我講的那一時刻；

在這裏面我講到最危險的命運，
講到海上和陸上的動人的事情，
講到危殆致命的襲擊裏的九死一生，

講到爲盛氣陵人的敵人所擄去
賣給人家做奴隸；講到我的從那裏拯救出來，
和我的旅行歷史中的情狀：

在這裏面我有機會可以講到
廣大的山洞和荒涼的沙漠，
兇猛的獵物，岩石，和山峯觸天的山，

——這是我講的程序；

還講到互相食人的 Cannibals，
和Anthropophagi，還有頭兒真的
生在肩脅下的人。這些事情

黛絲黛毛娜誠懇懇的歡喜要聽；
但是家務常常把她從那地方拉開；
這些家務她急急忙忙做好了後，
她馬上又來了，用一隻貪得無厭的耳朵
吞去我的故事：這個我注意到了，
有一次我趁了一個便利的機會；找到了
良好的方法從她心裏引出一個衷心的祈求
就是要我講出我完全的行程
以前她僅僅零零碎碎的聽過一些，
但不曾靜心：我真的同意了，
並且常常把她引出眼淚來，
當我講到我年青的時候
所受到的可怕的打擊時。我的故事完了後，
她為我的痛苦給我以無數的喟嘆：
她誠懇的誓言這是奇異，過分的奇異，
這是可憫，十二分的可憫：
她願她沒有聽到這個；但她願
上天使她做成這樣的一個男子：她感謝我；

並且請我，我若有一個愛她的朋友，
我只要教他怎樣講我的故事，
他會向她求婚。在這個暗示上我說：
她愛我爲了我所經過的危難，
我愛她爲了她憐憫牠們。
這是我所用的惟一的妖法：
那夫人來了；讓她證明這個。

黛絲黛毛娜，依俄，和隨從們上。

公。我想這個故事也會取得我的女兒的心。
良善的勃拉朋丟，
從最好的一點上辦理這件複雜的事情：
人們寧可使用他們破碎的兵器
不願使用他們赤空的雙手。
勃。我請求你，聽她說：
倘若她承認她是一半的求婚者，
願毀滅臨在我頭上，倘若我不良的譴責

臨在那個人的身上！——到這兒來，溫良的小姐：

你覺得在這一切高貴的衆人中

那個你應該最服從他？

黛。 我的高貴的父親，

我真的在這裏感到一個分馳的責任：

對你我該負我的生命和教養；

我的生命和教養都教我

怎樣的尊敬你；你是我該盡孝的人；

我到現在為止是你的女兒；但這裏是我的丈夫；

這麼許多的責任如我的母親對你盡的，

歡喜你比歡喜她的父親更甚，

我請求我可以承認的這麼許多

是屬於我的丈夫摩爾。

勃。 願上帝隨你而去！我沒有事了。

倘若歡喜，進行國家大家：

我寧可過繼一個孩子不願親生一個。

到這兒來，摩爾：

我這裏用我的全心給你那個，

我是要用我的全心不給你的，
但你已得到了。——爲了你之故，寶貝，
我靈魂深處也歡喜我沒有別的孩子；
因爲你的惡作劇教我以殘酷，
把障礙物掛在他們的身上。——我沒有事了，我的公
爵。

公。 讓我像你一樣的說話，並放下一個判決，
好像一步階梯一樣，可以幫助這兩個情人
感恩於你。
當補救的方法是無用時，憂愁是終結了
爲了看見了最壞的，但以後希望却靠託在這上面。
悲悼一件已經過去的罪惡
是引起新罪惡的最捷近的路。
不能保留的東西當命運取去時
忍耐把她的傷害做成一個笑柄。
被偷而微笑的人從賊那裏反偷了一些來；
過着無來由的憂愁生活的人損失他自己。
勃。 所以讓雪潑勒司的突厥人欺騙我們；

我們不會損失的，只要我們能夠微笑。

他能好好的忍受判決倘若沒有什麼

除了他聽見的和判決一同下的寬容的安慰；

但他同時要忍受判決和悲傷；

倘若他定要借來可憐的耐心去償還哀痛。

這些判決，不論是甜是苦，

因為兩面都是強烈的，所以是同等重量：

但言語總是言語；我還不曾聽見過

受傷的心兒是從耳朵裏刺進。

我卑敬地懇求你，進行國家的大事。

公。突厥人用了強力的預備進攻雪潑勒司。烏賽羅，那地方的力量你是最熟悉的；雖然我們在那邊有一個他的能力最可承認的代理人，但是衆意，效驗的至尊的主婦，是更屬意於你：所以你定得要願意用這個更粗暴和更騷鬧的遠征弄暗你的佳運的光澤。

烏。最嚴肅的元老們，公認的君王

把我的選擇了三次的羽毛的床

做成了戰爭的鋼和石的睡榻：我誓認有

我在艱苦中尋到的一種自然的
與無遲延的敏捷；所以我擔認
目前的這些攻打烏吐門人的戰爭。
因此最卑敬地盡粹於國家，
我爲我的妻子要求適切的安置，
地方和俸給的相當的指定，
用這種的便宜和稱合
好像和她的身份相配的。

公。你若歡喜，

住在她的父親處。

勃。我不願這樣。

烏。我也不願。

黛。我也不願；我不願住在那邊，

放在他的眼中使我的父親有

忍耐不下的思想。最仁慈的公爵，

願你多助的耳朵聽從我所說的言語；

讓我在你的聲音裏尋到一個證書

襄助我的無知。

公。你要什麼，黛絲黛毛娜？

黛。我愛摩爾我要和他住在一起，
我的大膽的粗暴和命運的兇惡
會向世界宣揚：我的心兒呀
即使壓服在我丈夫的至內的性格底下：
我看出烏賽羅所看見的在他的心裏；
我把我的靈魂和命運供奉在
他的榮譽和他的勇敢的事蹟面前。
所以，親愛的大人們，我若留下在後面，
一個和平之燈蛾，而他去戰爭，
我用以愛他的禮儀是疏忽了，
爲了他深深感到的離別我要忍受
一段沉重的時間。讓我和他一同去。

烏。讓她得到她的請求。

和我保證，上天呀，我以後不再請求這個了，
使我心愛的妻子歡喜；
不是要允從狂熱——我裏面的
年青的熱情已經過了——和滿足；

只要對她的意思寬縱和宏量：
願上天禁止你們良善的靈魂
去想我會疏忽你們的嚴重的大事
就爲了她和我在一起：不，當有羽的鳩比德的
輕翼的玩具用淫蕩的遲鈍
掩去我的視官的和行動的力量，
所以我的玩忽毀壞和弄污我的正事時，
讓女僕把我的盥冑當作有柄的鐵籠用，
和一切可恥和下賤的災禍
擊撞我的身價！

公。照你們私下決定的行事，
或是她留或是她去；事情需要緊急，
所以應答牠的定是迅捷；你今夜定要去。

黛。今夜麼，我的公爵？

公。今夜。

烏。衷心願意。

公。早晨九點我們再要在這裏集議。

烏賽羅，留下一個職官，

他可以把我們的委任狀帶給你；

同着其他可貴和可敬的東西

如和你有關的。

烏。倘若這使你歡喜，我的旗官

他是一個誠實可靠的人：

我把我的妻子託他送來，

同着其他必需的東西你仁慈的大人

想要送達給我的。

公。就讓這樣，

各人晚安罷。〔對勃。〕高貴的先生，

倘若貞潔不缺少可喜的美麗，

你的子婿比墨裏好看得多。

元老一。再會，勇敢的摩爾；善待黛絲黛毛娜。

勃。留心她，摩爾，要有一隻迅捷的眼睛，

她已欺騙了她的父親，也可以欺騙你。

烏。我的生命保證她的忠誠！

〔公爵，元老們，職官們，等等下。〕

誠實的依俄。

我的黛絲黛毛娜我定要託付給你：

我請你，讓你的妻子侍候她。

在最好的機會把她們帶來。

來呀，黛絲黛毛娜；我只有一點鐘的愛，

一點鐘的人間的事情和料理，

和你在一起消磨：我們定要服從時間。

〔烏賽羅和黛絲黛毛娜下。〕

羅。 依俄！

依。 你說什麼，高貴的人？

羅。 我將怎麼辦，你想？

依。 有什麼，到床上去睡覺。

羅。 我立刻要去沉死我自己。

依。 好，你若這樣，你沉死後我不再愛你。爲什麼，你這愚蠢的紳士！

羅。 生活是一個愚蠢當生活是一個痛苦時；然後我們有一張叫我們去死的藥方當死是我們的醫生時。

依。 蠢東西呀！我看世界有二十八個年頭了；自從我能辨別一個利益和一個傷害，我從不曾見過一個知

道自愛的人。在我要說我要沉死我自己爲了愛一個淫婦之故以前，我要同一隻狗面猿調換我的人姓。

羅。我應怎麼辦呢？我承認這樣愚蠢是我的羞恥；但是我沒有能力去修改牠。

依。能力！一個無花果！我們要這樣這樣是在我們自己。我們的身體是我們的花園；我們的意志就是花園中的園丁；所以倘若我們種芋蔴或是播蒿苣，下牛膝草和刈茴香，用一類的草本供給牠或是把許多從牠那裏分開，或者用懶惰使牠荒蕪或者用勤力使牠肥沃，這件事情的力量和改正的權柄是在我們的意思中。倘若我們的生命之秤沒有一個理性的重量和另一個肉慾的重量相均，血和我們天性的低卑會引導我們到最顛倒的結束：但是我們有理性扇涼我們的熾旺的慾火，我們的肉體的刺激，我們的不羈的貪慾；因此我把這個你叫做愛情的當作是一根嫩枝。

羅。不可能的。

依。這僅僅是一個血的貪慾和一個意志的准許。來，做一個大丈夫。沉死你自己！沉死貓和盲目的小狗。我

自命是你的朋友，我承認我用強有力的繩索束縛在你的高貴上面的；我不能比現在這樣的更儘的幫助你了。把錢裝在你的錢袋裏；追隨這些戰爭；用假畫掩沒你的面孔；我說，把錢裝在你的錢袋裏。黛絲黛毛娜不會長久繼續愛那摩爾人的，——把錢裝在你的錢袋裏，——他也不會長久愛她的：這是一個粗野的開場，你將要看到一個相稱的分裂；只要把錢裝在你的錢袋裏。這些摩爾人的意志是容易變動的：——把錢裝滿你的錢袋。現在對他像蜜一樣甜的食物不久便會對他像苦瓜一樣的苦。她定要調年輕的：當她吃厭了他的身體時，她便會覺到她的選擇的錯誤：她定會調，她定會的：所以把錢裝在你的錢袋裏。倘若定要咀咒你自己，用一種比沉死再精巧些的方法。盡你的力量弄錢：倘若一個漂泊的野蠻人和一個鑰上纖弱的威匿市人之間的虛偽的虔敬和軟弱的誓言對於我的聰明和地獄中全族的人不大難懂，你將要享受她；所以去弄錢。沉死你自己的痘瘡！完全把牠除去：你甯願謀劃你的歡樂而被絞死不願沒有她而被沉死。

羅。你會為我的希望始終不懈，倘若我依靠在那

結果上？

依。你可以信託我：——去，弄錢：——我常常對你說過，一次又一次的重複對你說，我恨那摩爾：我的主意已深種在心；你的也沒有更少的理由。讓我們合起來報復他：倘若你能使他沒有妻子，你對你自己做了一件快心事，爲我做了一件玩意兒。在時間的胎裏有許多要產生出來的事情。前進；去；預備弄你的錢。我們明天再細談。再會。

羅。我們早上在什麼地方相見？

依。在我的住處。

羅。我會及早來的。

依。去罷；再會。你聽見麼，羅特里俄？

羅。你說什麼？

依。不要再沉死了，你聽見麼？

羅。我的主意變了。我要把我所有的田產都行賣掉。

依。去罷；再會；把足夠的錢裝在你的錢袋裏。

〔羅特里俄下。〕

這樣我常把我的傻瓜做我的荷包；
因為我要褻瀆我自己的學得的知識，
倘若同這樣的一個蠢物費掉光陰
除非爲了我的快活和利益。我恨那摩爾；
外面的人都以爲在我的被頭中間
他盡我的責任：我不知道這是否實在；
但是我，爲了這種僅僅的疑惑，
要做得像實有其事的一樣。他以爲我是好人；
我的目的更能行在他身上了。
該茜莪是個俊俏的人：現在讓我想一想；
取得他的位置，並且在雙重的詭詐中
達到我的意思——怎樣，怎樣？——讓我想：——
好些時候後，欺騙烏賽羅的耳朵
說是他和他的妻子是太過熟悉了，
他有一個可以疑惑的外貌
和柔和的脾氣；做來是要使女人不忠誠的；
那摩爾人是個生性爽直的人，
把僅僅假裝誠實的人當作是誠實的；

並會像驢子一樣溫柔的被人

牽着鼻子走。

我有了；——這是被想出來了：——地獄和黑夜

定要把這個怪物見到世界的光。 [下]

一 万 二 千 万

美國歌爾德著 凌 黛 譯

此書為美國民衆雜誌編輯者 Michael Gold 搜集其一生得意的短篇小說集。歌爾德是美國今日偉大的普魯文學者。他是用英文寫文學底最新形式所謂民衆說白 Mass recitation 的第一人。民衆說白在蘇俄很流行，它是第一次介紹到中國來。譯者凌黛居美有年，深悉彼邦風土譯筆高妙，是不在話下。

實 價 五 角

真美善目錄 第五卷 第一號

銅版	朱鷲士象		
法國文豪治願岱林誄頌 (續前)	病	夫	
翻譯中的神韻與達一西瀛先生論翻譯補充一	虛	白	
征帆雜記	竹	影	
肉的巡禮	雪	裳	
鞋匠葛式拉..... Cal'sworthy 作	顧仲	彝	
悲劇之一幕——情人書禮之一——	靜	沉	
佔領地的紀事	趙子	曰	
兒子的教訓	黃	梁	
尊海花			
第三十三回..... 雙門底是烈士殉身處萬木堂作	素	王	
改制談	病	夫	
詩			
秋風秋雨	邵宗	漢	
有一天晚上	黃天	休	
風風雨雨的秋夜	素	常	
思想的花園			
新綠.....(二則)	鶴	君	
蔓草一束.....(十則)	冥	靈	
夢中嚶語.....(二則)	燕	燕	
書報映象			
郭沫若的反正前後	傅潤	華	
讀母與子	明	君	
現代作家	毛	一	
苦笑	毛	一	
支那女兒	毛	一	
讀物雜碎			
蕭百訥最新劇本萍果車之公演	師	鳩	
朱鷲士與其作風	師	鳩	
文藝零訊	師	鳩	
文藝的郵船	虛	白	
蘇州文藝的曙光	王	墳	
真美善俱樂部			
編者小言			

介紹批評與討論

上元鏡

施蛰存著 本泐書店出版

近來看到了新出的新文藝雜誌上的一篇鳩摩羅什覺得很不差，就有想讀讀施蛰存君的另外的作品的心思了，我就得到了一本他的作品集上元鏡。這書內容十個短篇，我只粗粗地看了一次，來做什麼批評，原是很僭越的，不過讓我寫下我的讀後感來吧。這只能說是讀後感，而別說是批評，我再一次聲明。

文章全都是很輕淡清疎的，真像是不喫人間煙火食的人方纔能做得出來的東西那樣。態度是很悠暢，一點也不呈惶遽慌亂的樣子，如同一個胸有成竹的謀士，一步步進行他的計劃。只這兩點已經是別人所難及的了，而況他還能很巧妙地抓住所要表現的情緒。

是情緒，施君的全作品，若放過了情緒而去尋求別的什麼，便要變成買櫝返珠的人了。這是我們第一須要留意的，喜歡聽口號聲喧的革命文學崇拜追隨者，沒有看上元鏡的資格，就是歡喜讀肉感豐富熱情激越的東西的人，也不能理解上元鏡的：這是像溪流的細響，這是像微風的偷過秋林，要你靜靜地去玩味領略的。是，在這新秋靜夜，你翻開這本書來看吧，你只要一個人，切不可和你的愛人在一起讀。藝術是孤獨的所產，也是在孤獨中，才得鑑賞。

“扇”是很好的一篇，不過我覺得最後的二三段是蛇尾，更加是最後的一句“天啊！能夠再讓我重演青春的浪漫故事麼？”這一句是要不得的，有了牠，把全篇的情緒破壞了。因為這一句話是現在的施君的話，而全篇中所寫的是他童稚時代的情調，這中間總有十來年的間隔，而且心

情上自然也完全不同，所以一夾雜，把全篇的調劑衝破了。

這是很可舉出來說的一點，就是在這篇同以下二篇的中間，也時常有現在的施君，突然在以前的施君中露面，而使得情調不一致的地方也有。當然只是我直覺地這樣感到，要找出憑證來是有點費手脚的，所以我也暫偷懶吧。不過我總覺得在“上元鏡”和“周夫人”中間的男主人公，有時像一個十一二歲的小童，有時却是個已經懂事的血氣方剛的青春少年了。也許施君是在寫一個早熟的少年，這到可以解釋得通了。

“宏智法師的出家”也是寫得很乾淨，但是也不過乾淨而已。這裏的徵詞，就是因為宏智法師寫得太是一個超人了，所以我有點不服。他對於前妻，固然是應該有懺悔的，但是他若是個人，對於後妻也應該有些留戀，有些懺悔，所以“願把我底小小的光，永遠地照着他底暗中的路吧”中的他字，我以為改做她們是頂妥當呢。

“漁人何長慶”不壞，照我看來是全書中頂好的一篇。用淡淡的筆調，敘述漁村中的一件故事，我們的作者用不

到慷慨激昂痛哭流涕的口調，已經十分足以動人了。不過有人問這是不是現在中國所能有的情景，我可以代回答一句可以有。因為中國是一個大國，很大的大國，可以包含無數種類的社會狀態，像這一類的與國家大事無關的地方，正復不少。如此平淡的筆調，表出這樣一個和平漁村的景象，中國真還是在太平盛世呢。但是我們的作者，倘使對於菊貞的出奔一點上着眼考察起來，總可以發見這個太平已經很不可靠了，已經有文明的努力，侵入這和平的漁村中來了，不過我們的作者是不願意去看到這裏面的，所以他還能寫那一種的文章吧。

“牧歌”太是空泛的想像了，像雙手抓雲一般把握不住什麼東西，而且文章裏又故意用了些花巧華麗的辭句，更加使這一篇的價值減低了。我覺得這一篇沒有什麼意思。

“妻子生辰”也是一篇好的。雖則只是短短的三四千字，已經充分表出一種淡淡的哀愁和夫婦間的情愫了。我們的作者，總是長於寫平淡的東西，而在平淡之中，現出異常幽微的情調。所以寫熱烈的戀愛，不是他的所長，血

性的爭鬪，也不是他的所長，而他却自有他的領域。他能寫幼時的回憶，他能寫日常平淡的閑事，他能傳出心的深處微妙的曲衷，他不是大刀闊斧，他是繡花針兒一般地細細描摸。所以他沒有強烈的刺激，而只有微溫的感觸。

“栗，芋”也不差。“真是一個人會得因為地位之不同而完全變換了感情的”恕我把轉移二個字改成了變換。其實這也是很平凡的真理，往往有很要好的朋友，一旦飛黃騰達之後，便覲面如陌路了。不過我覺得這一篇的收束太急遽了些，於是就像不很平平淡淡地過去，而是有些火氣了。這和我們作者的態度是不一貫的，至少後面也要一點點地把這畫幅展開，令我們細細地地看那女人心情的轉變，方纔有意思。而且在和前面的家庭和平的景象相對上，那也是必要的。

以下的二篇是“閔行秋日紀事”和“梅雨之夕”不能說是小說，是很巧妙的隨筆。這樣說來，開頭的三篇也是近乎這些的東西，不過那是有組織些，具有個小說的樣子的。但是我們又何必問什麼小說不小說呢？我們只要是好的東西，是好的表現，何必自己去拘束在一種小格的

框架之中以自繩自縛呢？所以施君的寫法，我是很贊同的。

(十月二十日)A.B.記

她的遺書

霍永坤著 開明書店出版

這一本書裏面的有一點像小說的小說，只有第一篇的“捉雙”而且這也是很有毛病的東西，其他的簡直是不成其為東西的東西了。到並非因為霍永坤是一個不熟知的名字，所以下這樣的酷評，我知道他是北大的高材生，而且豈明老人的得意門生，不過作品却不能因此就說是一定好的。我們要來詰定，我們要搜求出牠的美點來表揚，所以我便開始讀這本書，但是結果，很不幸，我只得了以上所寫出的一個結論。

作為全書表題的一篇“她的遺書”算什麼呢？這裏面內容了什麼東西啊？我簡直一點也找不出來。這幾封信或者真是有一個人，實在的女人寫的，不過因為這東西是真

的事實而這便成爲好的小說，那是可笑的理論。我想事實，真正存在的事實直抄出來，決不能成爲小說，事實有許多可以是小說，但是也有許多不能是小說，所以在這中間不能漫然地把一切的事實全收拾進去，而是要經過一番選擇的。事實往往是蕪雜的東西，小說是要拒却這蕪雜的。我覺得“她的遺書”就太蕪雜了。倘使這在特別和她有關係的人，却原是他有特別的意味，而且一個字有一個字的深長的意義的，可是對於一般的讀者，未免要不同一點。所以這抄出來的東西，實在抄得不大高明。而且所謂抄，我想決不全抄，多少有些是抄者自己加添上去的，這從文中就可看出來，顯然有一種不同的調子。

而且這一篇東西的意義在什麼地方呢？除了爲本書中的另一篇“給慕真”作一個註解以外，我分毫也不能發見牠有獨自存在的意義。這長長的五六十頁的文章，只做這樣的一個用途嗎？題目是‘她的遺書’這遺書中傳出了什麼東西給我們呢？二人的相愛嗎？女人臨死的悲哀嗎？推舉自己的妹妹給所愛的男子嗎？社會秩序不安的疾苦嗎？到底是什麼呢？什麼也不是。牠是本來隨時有所感

觸而寫成的信，當然不會有一貫的情調，而且又經抄者臨時加添進了（我大胆地斷定如此）別的東西去，於是把本來是支離滅裂的東西，更加弄得七損八傷了。不過還可以作為另一篇“給慕貞”的註解，作者總算是成功的，我們要把“她的遺書”的她的妹妹昀蘭看做就是慕貞，便可了解了。而我們再把“回顧”也攙到一起來，玉森當然就是寫的信成了遺書的她了。素屏和少華也得是一個人。這樣我們總算明白了這一件的事實，但是明白了這事實和我們的小說有什麼關係呢？我們的作者的用意，難道只要我們明白這一點事實嗎？這是三五行字就可以說得明白的東西，何以要這麼樣大費手脚呢！

「初戀」這樣的一個美的表題，可以使人發生種種夢想的表題，却寫成了那麼樣壞的東西，真是對這個題目不起的。最後的一番感慨，什麼“思往事愁如織啊！”算什麼呢？往事是什麼呢。是“我抱着她狂吻”嗎？是“我來替你洗一洗”嗎？是“用她的雙手把我的眼睛蒙住”嗎？是“像這一類的事情，不知鬧了多少”嗎？是“我每一次抬頭時，知道她也正在看着我”嗎？是“常常擁抱着”嗎？

是“兩眼眶裏包滿着盈盈的淚水”嗎？但是這許多東西，只感慨了這一點，不是太簡單嗎？

搬出了這許多事件來，還不能令我們起一點感動的原因是什麼呢？我總以為太多了抽象的說明和敘述，而缺少描寫，而且還有許多生硬的理論和獨斷夾在中間，更是刺眼。看我們勇敢的作者的說話吧：

“就這一點證明，可以知道大人遠不及孩子！”

“我敢說，我們這種擁抱，比什麼都純淨，比什麼都高潔。”一切的情調，都被他勇於斷言的態度打壞了，但是這些話又有什麼必要呢？我真不懂。

“人生之一幕”也平凡，而且結語“這不過是人生之一幕”以及C君的人生哲學，來得太兀突，真是令人吃驚的？其實這一二句很可以沒有，看的人自然總會感到淡淡的悲哀，但是提出了什麼人生，什麼哲學那些難解的東西來，反而令人茫然了。我不懂小說中為什麼一定要提到什麼人生，什麼意義。倘使小說是寫人生的，那麼即使不提及，牠也是整個的人生；倘使小說是關不到人生的，那麼即使像革命文學者流的喊口號一般漲斷了喉嚨

也沒有法子的。我提醒一句，小說並非哲學教科書。

再回上來是“審判”一個了無意義的短篇。人物是一個也未曾寫出來，事件到總算敘述得還明白的，但是事件明白，難道就是小說的全部嗎？至於作者所說覺到的有趣，我真是百思而不得一解的。什麼是有趣的呢？校長打人的可笑嗎？季康子的怒氣沖沖的態度嗎？一對少年男女相愛的情景嗎？抽象地說有趣，主張有趣是沒有用的，我勸作者寫述的手法和把捉題材的要點再得用心一點，倘使爲要有趣的話。

再來講到第一篇的“捉雙”那還有一點像小說，寫得也不壞，那是這書中的作者頂後的作品，到底後來居上，很有進步了？所可惜的關於胖紳士寫得太略了，胖紳士出場以後，倘使能再展開一個局面，那是可以作爲中心的。不過我們的作者却急於結束了。但比之這書中的別的幾篇，這總算是拔一頭地的，所以我對於本書的作者，很有希望，倘使能努力下去，必然可以有相當的成功。因爲看了這一篇，我知道他已經懂了點寫小說的訣竅，而且別幾篇的不行，全是因爲他不知怎樣寫才好，而

忙於手足無措的緣故，因此我也不想多所求全責備了，我們的作者，還是在開始他工作的第一步，是要求同情的鼓勵的，但是我也想勸給同情的人，稍稍慎重一點，因為第一步要慎重是決不會錯的，若因謬誤的稱揚而誤了別人的前途，那才是不可挽回的過失。

(A. B. 二十一日)

神 巫 之 愛

沈從文著 光華書局出版

不知道這是批評者的錯呢還是讀者的。一本極平常的作品竟會使什麼人都爲了牠發痴，而一本結構極緊湊題材極新穎文筆極精緻的好作品却被他們輕輕地忽略了。我當然便是在指沈從文先生的神巫之愛。

本人沒有讀沈先生旁的著作，這裏祇談上引的神巫之愛一書；但是便在這一本書中，我們也可以見到一位未染到海上的惡習的作者是怎樣一個聰明的人才了。他會把冷僻的家鄉的風物眩耀在看慣繁華的眼睛前面；他會

爲中世紀的情調穿上件近代的衣衫；他能明顯地指示給我們看宗教是一種非常的裝飾品；他能在熱烈的愛裏找見清靜的美；他能在活躍的肉中找見幽嫺的靈。我們祇有誠心去品嚐去佩服。我們在這裏不但能見到地方色彩有牠最美滿的表現，同時現世主義也便在這裏有了充分的發揮了。

本書的主人翁便是四川的神巫，開始是他到一個鎮上做道場，怎樣地受著人衆了的歡迎羨慕與信任；更影響到他的神魂的是被著許多美麗少女的追求，這一種受寵的狂喜，復由狂喜而變成的醉暈，更由醉暈而進展到的驕傲，使他自己幾乎被自己束縛了起來。他差不多要把自己的身體獻給他所服務的神，要不是一個能克服他的驕傲的，能喚醒他的絕望的；女子把他從神那裏搶回到人這裏來。

描寫這一段的艷事的便是本書最精彩的一章；在這一章裏作者非特盡量施用了他的手，同時還有他的耳朵，眼睛，口與鼻子。聲音色彩與氣味，每一樣在這章裏都有了他們的貢獻，佔定了他們的地位。在晚上的事一章，

開場便是一張五光十色的圖畫，要不真是親眼看過了的，誰都不敢添這許多熱鬧的顏料上去。

更使本章生色的是一首迷人的歌，一首迷人的聖歌

洪秀全，李鴻章，
你們在生是霸王，
殺人放火盡節全忠各有道，
今來坐席又何妨！

這是多麼雄厚的氣魄。我不明瞭該處的習俗，這首歌不知是沈先生自作的呢還是編錄；反正無論是那一樣，功臣總還是沈先生。

除了使我們覺得道場如在目前，我們竟也如書中敘述的該地人民一般被他收服了。總之作者處處能聚精會神地照顧著，正像神巫做道場，劃符揮劍，面面應到，秩序的尊敬，周身的伶俐，誰不拍掌點頭。

全書敘三天的事情第一天神巫來到鎮上；晚上開始做道場便遇見了他心愛的人兒。第二天他和僕人商量去探聽他心愛的人兒的消息；晚上便一同去找。第三天的

晚上便成功了好事。情節似乎很簡單，同時也並不怎樣曲折；但那一種纏綿的丰韻，濃厚的情致，儘夠給予本書以久長的生命了。

作者尖利的筆鋒更能用極簡單的幾句話來戮穿人們所戮不穿的地方。看他描寫神巫的地方——

他知道自己風儀是使所有的女人傾倒，所以本來不必偉大的他，居然也偉大下來了。他不理任何一個女人，就是不願意放下了其餘許多美的女人去給世上壞男子髒污。他不願意把自己身心給某一女人，意思就是想使所有世間好女人都有對他長遠傾心的機會。他認清神巫的職分，應當屬於衆人，所以他把他自己愛情的門緊閉，獨身下來，儘衆女人愛他了；

這裏活畫出一個神巫；他的不得已，他的愛好，他的慾望以及他的痴願。諸如此類諷刺的文筆，書中著實不少；不知道究竟是作者出世失意而起得反動，還是看穿了社會人心而做的分析。但是作者的藝術是我們所傾倒的東西。

本書出版已久，未見有人注意，昨天買到了一本，用了心一口氣讀完，立刻找見了牠的偉大，立刻便寫了這小篇文。Landor 說得好：There is joy in praising. 所以我除了頌揚的話不寫別的。

(文)

戀愛四象

章克標著

實洋六角

世界上最沒有比戀愛的變幻再厲害的了；
誰的戀愛都有他們相同的地方，誰的戀愛都有
他們相異的地方。這一本集子，除了戀愛四象正
篇以外，也都是來表現種種變幻的。已戀愛過
的未戀愛過去，以及將戀愛的你們都能在裏面
找見你們的靈魂。

金屋郵箱

應徵本刊懸賞徵文諸位公鑒，自本刊五號發表徵文辦法後，辱承不遠千里，惠賜嘉什，本刊同人，深以為感。現在時限已到，計收到來稿凡二百五十七件，現正請評閱諸先生悉心斟酌，當在預定期日發表結果，以副諸位之雅望。入選之作，自當列入本刊，以求世間之公評，以示選取之公允，為期不遠，請拭目以待。

× × × ×

(方光廉先生來函節錄)

……緣一向疎懶，未曾為金屋作文，真是對不起老友們，自憐此次到滬後，總可身心安定，則當先為金屋

撰稿若干，以贖衍尤。徵文結果如何？我因遠離，又不能負責矣。但觀目下中國文壇，成一羣英割據之局，則此舉對於打破現狀，總可有些效果，若能因此發見偉大之天才，則又大幸。

金屋總當設法多多介紹新人，以一掃現下文壇上沈滯之空氣，我對於所謂先進和老大作家，都已絕望了。我們自己也該不絕向前，去發見新路，方可以圖存，否則即使存續，也是徒然的。你們以為對嗎？但是所謂向前，並非一定指所謂革命文學什麼，我也不過是一種空漠的感懷而已。而所謂革命文學也者，我以中國還沒有什麼革命，有什麼革命文學之可言。——革命文學須在革命以後，才有產生之可能，現在，即使是立在他們的立場上的，至多也只能做到助成，促進革命，已經算是了不起了。但是金屋未必會向這一方向轉變。

我以後擬專攻文學批評，所以國內如有可注意的出版物時，請寄我一閱，以為實施批評之材料。金屋每期出版後亦希惠寄二份，以解相思之苦。……

光蕪，在地中海

× × ×

光齋兄，

誠如兄言，金屋此後當努力介紹未爲人知的作家，這是我們時刻關心到的，所以請你也相幫留意，卽在海外，也得替我們找朋友。徵文結果尙佳，不過你在在，又少了一個審查的人了。

這一次金屋誤期到這田地真是自己也想不通的，不過我們已有努力之決心，我們決不因此而失望，因爲熱心的援助者不少，我們有如你的將要以實力來援助的。因此我們更能鼓起了勇氣，放心吧，我們決不退縮。

金屋於新春擬出一倍大號，增加一倍的分量，希望你的稿子能趕速寄來，我們天天在盼望着。頂好的是要批評，我們覺得現下中國真是少了批評家。我們的文壇上現在很多的作品產生出來，但是沒有一個人來整理指導，而所謂批評家的，又都是本了黨同伐異的精神，以漫罵或賄捧爲盡了批評之能事，我們真個欲哭無淚。你倘使能替我們做了一篇中國現文壇概觀那樣的文章，我們真是感激不盡了。這又是你一直說要做的。(K.S.)

我的死了的生活的回憶

Moore 原著，邵洵美譯

有一位批評家說，假使馬謁那部供狀的事實是真的，那麼他犯了姦淫誘騙的罪惡，怕一生要禁錮在牢獄裏了。但是多麼純潔，纏綿確是近代英吉利最偉大的散文作家的傑作。邵先生的譯筆也極明達忠實。本書用一百磅道林版印，裝訂精美，祇售洋三角

金屋談話

我們簡直不知將怎樣來表示我們的歉意，本刊竟然延期到這久；我們除了認罪也不敢作什麼分辯，雖然理由有不少。總之，便是連我們自己也萬想不到會有這種事情發生的。好了，從現在起，我們當積極地趕出，將功贖罪。

有許多朋友來對我們問本刊的文字為什麼這般純粹，我們覺得找不到什麼答復的話，因為我們尚沒有懂得他們的命意所在。

又有許多朋友要我們加入些有趣味的文字，我們也覺狼難明瞭他們所謂“有趣味”的文字是那一種文字。

希望他們能更坦白地對我們說。

又有許多朋友要我們重開以前獅吼半月刊的“介紹批評與討論”類，我們謹遵命了。下期有幾篇更可以使他們滿意，可閱下期目錄預告。

金屋書店有出版莎士比亞傑作集的計劃，先請朱維基先生將 Othello 譯出在本刊逐期發表。

金屋第一期

- 1 色彩與旗幟.....
- 2 永遠想不到的詩句.....邵洵美著
- 3 在最後的燈旁..... T. Hardy 著.....郭子雄譯
- 4 綠.....張道藩作
- 5 獨輪車的遭遇.....滕固著
- 6 一年.....浩文著
- 7 破損的箱篋.....竟克標著
- 8 George Moore海里孫女士作
- 9 我的死了的生活的回憶 G. Moore 著.....洵美譯
- 10 文體論.....W. Pater 著.....朱維基譯
- 11 柳亞子.....徐蔚南著
- 12 無名的裘特.....T. Hardy 著.....郭有守譯

3 金屋郵箱

41 金屋談話

金屋第二期

- 1 來吧讓我們沈睡在噴火口上歡夢……………章克標
- 2 在不知名的道旁……………徐志摩
- 3 素描……………常 玉
- 4 外遇……………滕 固
- 5 號外……………倪貽德
- 6 故友……………葉鼎洛
- 7 和尚的情史…… George Moore 著……………洵美譯
- 8 二菴童 谷崎潤一郎著……………克標譯
- 9 要做一篇魯迅論的話……………A. B.
- 10 爐火作者的答覆……………趙景深
- 11 談散文 Van Deijssel ……………子雄譯
- 12 無名的裘特 T. Hardy 著 ……………有守譯
- 13 金屋郵箱
- 14 金屋談話

金屋第三期

- 1 永久的建築.....浩 文
- 2 贈一詩人.....邵洵美
- 3 死了的琵琶.....邵洵美
- 4 處男的狎曲.....滕 剛
- 5 殘句.....滕 剛
- 6 朱唇開處.....滕 剛
- 7 意外的收穫.....曾虛白
- 8 下等船客.....穆羅茶
- 9 馬車馬.....章克標
- 10 賭.....浩 文
- 11 債.....黃 中
- 12 櫻花.....倪貽德
- 13 蝸牛與地丁.....滕 剛
- 14 寫.....郭子雄
- 15 近代藝術界中的寶貝.....洵 美
- 16 要做一篇魯迅論的話.....A. B.
- 17 無名的裘特 T. Hardy 著.....有守譯
- 18 金屋郵箱.....
- 19 金屋談話.....

金屋第四期

- 1 上去站在第一峯頂.....章克標
- 2 出門人的眼中.....邵洵美
- 3 綠逃去了芭蕉.....邵洵美
- 4 詩人做不成了.....浩 文
- 5 決別.....滕 固
- 6 自白.....浩 文
- 7 南國行.....倪貽德
- 8 電影場之夜.....曾虛白
- 9 新的葡萄漿盛進了舊的革囊.....郭子雄
- 10 櫻花之都.....章克標
- 11 Nascuntur Poetae..... T. Wilder 著 浩文譯
- 12 倫敦塔..... 夏目漱石著 克標譯
- 13 處女..... Salvat 作
- 14 童男與處女.....邵洵美
- 15 金屋郵箱
- 16 金屋談話

金屋第五期

- 1 情賊.....洵美
- 2 夜行.....洵美
- 3 做不成的小說.....章克標
- 4 舞場之夜.....曾虛白
- 5 賭錢人離了賭場.....浩文
- 6 你躲避我麼.....郭子雄
- 7 兩個偶像.....洵美
- 8 蘿洞先生.....谷崎潤一郎著.....章克標譯
- 9 從羅斯金到王爾德.....A. Maurois 著.....郭有守譯
- 10 布爾塞維克的繪畫與文學...T. Dreier 著...漢奇譯
- 11 金屋談話
- 12 金屋月刊懸賞徵稿

圍著棺的人們

日本近代劇傑作集

田 漢 譯

實價二角五分

文學是什學？是不是祇要喊幾聲口號便可算是文學？假使所謂無產文學的要來是這般地淺薄，那麼牠的價值便可想而知了。爲要使人對於真正的無產文學，不要因了中國一般冒牌的東西而發生誤會，田先生便爲我們譯出了這兩篇著名的傑作，要讀到真正的無產文學作品的，愛田先生的瀟灑的譯作的，請來買罷。

金屋月刊

第七期

要目預告

第一次的雲霧

張道藩譯

詩

邵洵美作

手套

紫燕作

評

古月

評南風的夢

古月

評郭沫若的自傳

H. V.

金屋書店

最近出版的書

- | | | | |
|----|------------|-----------------|------|
| 1. | 我的死了的生活的回憶 | Moore 著
洵美 譯 | 三角 |
| 2. | 戀愛四象 | 章克標著 | 六角 |
| 3. | 男性的悲哀 | 左幹臣著 | 六角 |
| 4. | 仇之戀 | 周學普譯 | 四角 |
| 5. | 最後之勝利 | 俞世鵬著 | 四角 |
| 6. | 新都巡禮 | 張若谷著 | 四角 |
| 7. | 圍着棺的人們 | 田漢 譯 | 二角五分 |

最近預備出版的書

- | | | | |
|----|---------|-------|------|
| 1. | 烏賽羅 | 莎士比亞著 | 朱維基譯 |
| 2. | 末日 | | 滕剛著 |
| 3. | 兩年 | | 傅彥長著 |
| 4. | 緣分 | | 浩文著 |
| 5. | 永久繼續下去的 | | 邵洵美著 |
| 6. | 桃紅的咀咒 | | 滕剛著 |
| 7. | 外遇 | | 滕固著 |

金屋書店已出版之新書

- | | | | |
|-------------|-------|------------|----------------|
| 1. 平凡的死 | 小說 | 滕固著 | 五角 |
| 2. 火與肉 | 論文 | 邵洵美 | 四角五分 |
| 3. 花一般的罪惡 | 詩集 | 邵洵美 | 精裝九角
平裝五角 |
| 4. 愛慾 | 武路小路著 | 章克標譯 | 三角五分 |
| 5. 道連格雷畫像 | 王爾德 | 杜衡譯 | 精裝一元四角
平裝九角 |
| 6. 妖媚的眼睛 | 小說 | 黃中著 | 六角五分 |
| 7. 文學生活 | | 張若谷著 | 六角 |
| 8. 十六年之雜碎 | | 傅彥長著 | 四角五分 |
| 9. 一朵朵玫瑰 | 譯詩集 | 邵洵美著 | 二角五分 |
| 10. 一個理想的丈夫 | 王爾德 | 徐培仁譯 | 六角 |
| 11. 死線上 | 長篇小說 | 王任叔著 | 六角 |
| 12. 漩渦 | 小說 | 陳白塵著 | 六角 |
| 13. 春夏秋冬 | 詩 | 郭子雄著 | 四角 |
| 14. 做父親去 | 小說 | 洪爲法著 | 二角半 |
| 15. 七個絞死的人 | 小說 | 安特列夫著 夏萊蒂譯 | 四角半 |
| 16. 三角戀愛 | 小說 | 黃中著 | 七角 |
| 17. 銀蛇 | 小說 | 章克標著 | 八角 |
| 18. 近代藝術 | 論文 | 倪貽德著 | 四角半 |
| 19. 妲己 | 戲劇 | 徐傑炎著 | 三角 |
| 20. 北美印象記 | 廚川白村著 | 沈端先譯 | 六角 |